

編號：39

作品：蟑螂囚友

金太太的家真是我見過最不尋常的怪房子之一。

說是之一是因為怪這個字並沒有一定標準，真要怪可以怪得五花八門。像泰利先生的家，明明佔地廣大，同一層的樓梯可以有四座，閣樓卻只有一間，而且超大的閣樓中只擺了一張床。而明蒂小姐家的廚房則是位於三樓，可怕的是他們一家人都在一樓吃飯。我聽過她的說法是這樣廚房的油煙味不會飄進飯廳。

諸如此類的怪房子真是多不勝數，但金太太的房子怪的更有趣。譬如說有一百年前使用的那種燒煤炭的舊火爐，上面擺了兩支很配的大錢鍋，全都鏽跡斑斑。在二樓的其中有一間房裡，有一個怎麼看都像菜園的花圃在，卻沒有一扇窗可以讓陽光照射進來，但奇怪的是裡面的苜蓿芽和大頭菜一個個都長得頭好壯壯呢！

然而這一切都還是比不上那個房間。

那個房間位於房子右翼的最尾端，隔一面牆就是市立醫院。這房間的門活脫是從十五世紀的城堡搬來的，上面沒有門把，只有一個很好笑的鎖孔靜靜貼在木做的門板上，大的讓人有種想從裡面穿過去的慾望。房間的牆壁倒不是石磚砌成的，而是很普通的水泥牆，還貼了壁紙。房間裡各種必要傢俱一應俱全，除了窗子之外，所以該有的東西都有了，我甚至還看到了尿壺和便盆，真好啊，這樣就不用跑到外面找廁所了，真是個自閉的絕佳場所啊。我對那人說。

我斜眼瞧著那人，他也一臉不悅地瞪著我。

金太太家裡的人口流動率很高，除了她本人之外，幾乎沒有人可以在這裡待超過三個月的，但這個人在我來這裡之後就一直待在這兒了，而且一步也沒有離開這個房間過。

他是個男人，年級約莫二十到四十歲之間。好吧，我不會看人類的年齡。總之，他身形普通，儀容大致還算乾淨，是個很普通的人。這麼普通的人為什麼要自閉呢？我說他自閉可不是口說無憑的。一天有二十四小時，他除了花兩個小時被金太太罵、五個小時睡覺、一個小時坐在桌子前寫字外，其他時間全都在面壁思過，喃喃自語。房間靠西的那面牆幾乎沒有擺任何傢俱，他每天就在那面牆前說著我聽不懂的話，不是別的語言，只是一點邏輯也沒有。

我好整以暇地看著他，他則是愈來愈不耐煩，努力地想把視線從我身上移開，卻又忍不住回過頭來猛盯著我看。是怎樣？不想看就不要看嘛！

忽然，他迅速地伸手就是一拍。啪！

當然沒中，因為我比他快多了，十四年的生存¹，歷經了無數次遷徙，我敢說一般人絕對打不中我的。

啪！啪！啪！啪！

在兇狠的四連發攻擊之中，我匆匆逃出了這個房間。現在想起來，這棟房子的人都敢直接用手打我，還真不可思議，我幾乎快忘了拖鞋這種東西了。

啊——（哈欠）現在要做什麼好呢？肚子餓了，去廚房走走吧！

¹ 正常蟑螂壽命大約一年，此蟑螂非普通蟑螂。



瑪琳達·魏斯理到的時候，我正好在挑高的天花板上做日光燈浴。

魏斯理夫婦與金太太熱烈地寒暄著，瑪琳達的手被她媽牽著，正四處看著這間客廳。她似乎有點被巨大的水晶燈飾嚇到，但隨即面無表情。我看出她其實不太喜歡這裡，但在父母面前還是要裝出一副乖小孩的模樣。

「……那小女就麻煩您了，金夫人。」

「不用客氣，妮姬，妳女兒在我這兒會受到妥善的照顧的。倒是你們倆，怎麼？兩度蜜月啊？看妳一臉閉月羞花的嬌態，唉唷——」

噫，噢，我不行了，差點從天花板上掉下來。魏斯理太太到底是哪裡像她說的一樣？就連魏斯理太太都有點不知所措，漲紅的臉倒是滿符合金太太的描述的。魏斯理先生忙說：

「您別說笑了，金夫人。是學校開教師研習營，要求我們夫妻兩一起去教學，才不得不走這一趟的。」

金太太睨了他一眼：

「你窮緊張個什麼勁兒？這也算是一次蜜月啊！別忘了婚前看面子，婚後看裡子，你們兩人在學校的表現對彼此都很重要，可以讓你們更瞭解對方的優點呢！喔，當然缺點也是啦，搞不好會因此而離婚喔！嘿嘿嘿……」

這什麼對話啊！魏斯理夫婦一臉慌張，金太太也沒有試著讓對話的氣氛好起來，倒是瑪琳達一臉不在乎的表情，使這對話中的三方像是處在三個不同的世界一樣。

不管怎樣，在一陣混亂的談話之後魏斯理夫婦留下瑪琳達離開了，自此讓我的生活多了一個樂趣。

關在古怪房間裡的那個人連名字都沒有，也沒有任何特殊癖好，雖然躲他的手掌有趣了點兒，但終究也有玩膩的一天，所以我開始在瑪琳達身上找樂子。

說起來，這棟房子裡有不少女孩。有的女孩像是住在這裡，有的則是在不固定的時間來到這兒，待了不知道多久後離去，但她們在房子裡都有個共同的去處，也就是上二樓後往左邊數的第三間房，一個很大的房間。房間裡的擺設就像學校的實驗室，有一張張的長桌子，四周的櫥櫃裡擺滿了瓶瓶罐罐，裡面裝著各種顏色的液體，還有各種動物的標本。因為這裡進出的人很多，所以我比較少來這裡活動，偶而進來，會看到一群女孩把手中的瓶子摔破，破掉的瓶子裡會跑出一隻老鼠。我和老鼠的關係不算好也不算差，以前都是互不侵犯的，但這些從瓶子裡變出來的老鼠就會一見到我就張口咬下來，有好多同伴都是這樣喪命的，這也是我不常在這間房裡出沒的原因之一。

所有的女孩都會到這間房間裡做嚇人的舉動，但唯獨瑪琳達例外，金太太嚴格禁止她在屋子裡隨便亂逛，那個種菜的房間也不准她進去。金太太只讓瑪琳達在有限的空間裡活動，包括她自己的房間、金太太的房間、飯廳、客廳、以及一間養了三隻鳥的房間和部分走廊。

所以三隻鳥的房間成了瑪琳達最常待的地方。

首先，和在她父母面前不同，瑪琳達是個挺活潑的女孩，很愛講話。但在她自己的房間裡當然找不到人來陪她聊天，這裡也沒有電腦。再來，金太太不准她去別的女孩子的房間串門子。顯然這是針對她的特殊規定，因為其他女孩都可以自由地互相拜訪。因此她唯一能和其他女孩有所交集的地方就是那三隻鳥的房間。在這裡，女孩子們會展開笑顏，互相嘻戲玩樂，金太太從來也沒進來這裡過。雖然我稱之為三隻鳥的房間，但根本沒人就理過牠們，連餵牠們的人都沒有。牠們只是很悠閒地待在各自的籠子裡安然度日，一點也不在乎女孩們怎麼吵鬧。

我觀察了瑪琳達很久，看到我覺得了無趣味的時候，就是我出來讓她看看我的時候了。但我沒想到這一見面居然會改變這平靜的生活。



瑪琳達一邊尖叫，一邊衝出房間，門用力地彈回來，砰的一聲關上了。我呆愣在原地。

這丫頭也太誇張了吧，別的女孩頂多一隻手或一隻腳招呼一下就算了，有的甚至還有把我裝進瓶子裡的念頭。怎麼這一隻差那麼多？果然沒進過實驗室的就是不一樣。我決定跟上去看看。

我在金太太的房裡找到她。金太太的房間也是我不敢染指的地方之一，因為她的房間和這棟屋子不同，異常地一塵不染，也沒什麼雜物，在其中沒辦法藏身。所以我現在只能透過牆上一條小細縫看著兩人的腳。

瑪琳達用強忍著委屈的口氣訴說遇到蟑螂一事，金太太的口氣則是難得一見的和藹：

「噢，我的小乖乖，別怕，牠們是很有用而且很漂亮的。妳沒看到牠渾身烏黑油亮、光澤飽滿的身軀嗎？那柔亮光滑的外殼可是女人們夢寐以求的喲！還有細長有型的觸鬚更是一絕，兼具裝飾與實用性。根本沒道理去怕牠們嘛！」

「可是……人家就是會怕嘛，而且牠還爬到我的書上。我又不是別的女生，像珍她們就一點都不怕，一定是因為她們有去『烏鴉食道』上課。」

烏鴉食道就是那間實驗室。

我看不到金太太的表情，但她的聲音恢復成了不可一世的感覺：

「別傻了，我在那裡教的可不是什麼勇氣，而是技術，技術吶！也罷，如果妳怕的話就拿那個去好了。」

然後我看到瑪琳達的腳離開了，我忽然有種不祥的預感。從細縫裡爬出來，就看到瑪琳達走出了金太太的房間，手裡拿著一瓶殺蟲劑。

是殺蟲劑！這東西可比拖鞋強多了，因為它會隨空氣擴散，不管躲在多小的細縫中都逃不過這種毒氣攻擊。過去有好幾次差點被噴個正著，太難不死倒也有了一些抵抗力，但那都是很遙遠的事了，而且瑪琳達手上的是我沒見過的牌子。現在只希望她不要隨便亂噴就好了。

我退回縫隙，小憩一會兒。說來好笑，瑪琳達的腳就在我身邊不到五英吋的地方經過。她跟本不知道我離她這麼近，還一副小心翼翼的步伐呢！這時我聽到金太太的聲音，於是我往裡爬想要聽得更清楚點。

「……不能讓她發現那裡的祕密。」

我只聽到這半句話，然後室內就一片寂靜了。順帶一提，金太太很少從房門進出——她有太多其他的方法了。

是什麼祕密呢？這棟房子裡的祕密不少，像那位自閉的無名氏就是個謎。我不僅不知道他的名字，連他的來歷都不知道。大部分人的背景我都可以從他們的言談之中略知一二，但這個人唯一說話的時候是他的自言自語，而那是我完全聽不懂的。金太太每日固定到他房裡對他大呼小叫，通常都是抱怨她自己的事，只有一次，她對無名氏說：

「要不是你在那時幹了那種好事，我現在就不會有這種下場了。你知不知道啊？外頭的那些娘們個個都不學好，根本比不上你的女僕。啊，我忘了，最後她們也是被逼瘋了。」

那時金太太就像是連吃了十隻老鼠似的，聲音很沙啞又兇暴，可能是勾起了她的傷心回憶吧。而那人仍舊一聲也不吭。

想了想，我又來到了那奇怪的房間。現在是他寫字的時間，雖然我滿想看他在寫些什麼，無奈室內光線不足，從天花板上看不清楚；而他又不曾在書寫途中離座。然而今天他有個奇怪的舉動。他撕了一張紙，揉成一團往後丟了出去，落在床角。這種舉動應該是出現在寫情書或小說寫得心煩氣躁的人身上吧，但他根本無法寄信。我爬了過去，爬上了紙，努力扭動身軀，好不容易讓紙攤開了些，看到了上面的字。

那上面只有兩行字：

「敬啓者：

救我」



我心裡有個聲音在慫恿我：「去試試那殺蟲劑的威力吧！」

我在電視上看過，此時的人類心裡會有正反兩種想法交相拉距著，人們把這種現象比喻成天使與惡魔。可是我的心裡卻只有天使，或是惡魔。人類果然是比較複雜的動物。

當然，我並沒有找死的打算，這一切都要經過詳細計劃才行。首先得決定地點，那裡必須空氣不流通，雜物和縫隙則要很多以利躲藏。這棟房子裡其實有很多這種地方，但都是瑪琳達不會涉足的。想了想，決定還是在她的房間。其次是時間，應該選在她精神不濟時，這樣我才能輕鬆應付，但當然不能選在晚上，因為她的尖叫聲有可能吵醒全屋子的人。最後，我在腦中設想了幾個逃亡路線，以

及她可能採取的行動，都是我已經很熟悉的了。行了，這樣絕對萬無一失。

等待的過程太無聊，於是我決定去逛逛。三樓我一直沒有好好地走一圈過，因為那裡的空氣一直很糟，有股臭味，我不但不會看過有任何人上三樓。問其他同伴，他們在上面待超過一小時的，一個也沒有。當然我不打算創記錄，只是把目標鎖定在其中一間房，上次上去時，那間房裡有種不一樣的味道，很像燕麥餅塗上栗子果醬的味道。這次我打算實際探訪一下。

登上三樓，熟悉的噁心氣味立刻撲鼻而來。我摒住呼吸，爬向記憶中的味道來源。果不其然，那甜甜的味道慢慢地開始刺激我的嗅覺。我試著加快腳步，愈靠近味道愈濃，惡臭味似乎也變淡了。然而進了房間卻沒看到什麼燕麥餅。

我看到了一個女孩正在攪拌一個大鍋子，至於鍋子裡是什麼則因為角度關係看不到。我記得這女孩，他就是瑪琳達口中的珍。

她在做什麼？我爬上牆，看到鍋子裡滿滿一盆柑橙色液體正在冒泡，散發出誘人的香氣。但她的表情卻很痛苦，很不情願。我聽見了她的低語：

「在一下下就好了，只差兩三次了……啊！不要！」

她最後的那聲尖叫頗為淒厲，但她仍舊沒有停止攪拌的動作。然後她拿起一把刀，顫抖著手把刀鋒移到了自己的面前。她的手已經抖到不行，刀尖輕輕地在鼻頭上劃出了傷口，血珠一顆顆落在地上。天啊，這味道真好！我正打算上前去一飽口福時，她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割下自己的鼻子。

活像個小蓮霧的鼻子就這樣掉入了鍋中，珍的臉上出現了一個烏黑冒血的大窟窿，在一旁搖搖欲墜的碎肉不停滴著血珠。她終於忍不住哭了出來，聲音聽起來還滿怪的。爲了避免被她踩到，我決定等一下再行動。

珍就這樣一直哭一直哭，根本不管自己的傷口和前面那一大鍋。這時金太太的聲音傳來：

「快喝！快喝！喝了鼻子就會長出來了！快喝！」

她伸手亂抓，抓到了一個杯子，馬上用杯子舀了一杯柑橙色的液體一飲而盡，然後立刻把杯子甩開，用力地抓著自己的頭髮，就好像要把自己的頭髮扯下來一樣。

她開始尖叫，同時，她的鼻子也開始長出來了。我看到一團紅紅白白黑黑攪在一起的東西在她的鼻子中蠕動，同時慢慢鼓起，形狀愈來愈像鼻子。

「好痛——好痛——啊——」

然後出乎意料地，她跌跌撞撞地衝向門口。

「不准出去！」

珍根本不管金太太的怒吼，拉開門就往外衝。然後我聽到了一種奇怪的聲音。我記得我在一座工廠聽過類似的聲音，據說是在壓碎保麗龍時所發出的。

然後我聽到了金太太的一聲嘆息。

現在是下午三點，是瑪琳達最想睡的時刻。今天因為看到了珍的那件事，我決定改變一下計劃。

瑪琳達坐在桌前，用手撐著下巴，正在看一本書。我現身在她的床上。

這次她反應倒是不大，只是小聲地叫了一下。我猜是因為別的小伙伴已經來拜訪過她多次了，她還獲得了「殺蟲劑女孩」的封號呢！

她瞪著我，慢慢把書闔上，然後拿起來。疑？不是殺蟲劑嗎？真可惜，我想起之前在三隻鳥的房間裡，她和幾個女孩在討論我們的事。那些女孩紛紛替她加油打氣，她則是有點怯懦地舉手宣示說她一定要克服恐懼，達成徒手抓蟑螂的偉業。呵，看來她還是做不到嘛。

書在我身旁落下。天啊！近在咫尺！其實剛才我想事情想的出神了，根本沒想到要躲。這樣都打不到，只能說是她太遜了。不過如果接下來這一擊再不躲，我就真的會沒命了。

我從容地逃向她的房門。這是計畫中最危險也最有趣的逃亡路線，也就是沿著人走的路逃跑，為的是讓她可以追殺。她有些氣喘吁吁地看著我，接著拿起殺蟲劑走了過來。加倍危險了。

我仔細地拿捏我們之間的距離，保持在她沒辦法使用殺蟲劑的範圍。然後逐漸朝樓梯移動。

沒錯，我打算把她引上三樓。

珍的死狀太慘了。我完全想不到她是怎麼死的——她的身體變成了黏呼呼的一團膠狀物，上面還覆蓋一層暗紫色的斑點，連蒼蠅不敢靠近。我猜只要人一走上三樓的迴廊就會變成那樣，只有在房間裡才能平安無事。而珍應該是用別的方法進入那個房間的。因此，我決定把瑪琳達引上三樓，重現死亡的情形。當然這其中有些難處，最大的麻煩就是附近的烏鴉食道，女孩們如果看到我，計畫就失敗了。所幸一路上都沒有碰到其他人。

然而我們在距離樓梯大概十二呎的地方遇到了金太太。瑪琳達有些錯愕地望著她，金太太也回以同樣的視線。兩人都忘了我的存在。

「妳要去哪裡，小瑪？」聽的出來她有點緊張。

「啊……我在追殺一隻蟑螂。」看也知道，因為她手上拿著殺蟲劑。

「啊，牠不見了！」

「真的嗎？可是即使如此，妳也不能隨便走到不該去的地方啊！」

瑪琳達默然不語。突然她說：

「金夫人，我爸媽明天就會回來了對吧？他們明天就要來接我了對吧？」

金太太像是突然想起什麼似的，「啊」了一聲：

「我忘了跟妳說了，妳爸爸媽媽來電說學校有事擔擱了，不曉得什麼時候才能回來，總之明天沒辦法來接妳哦！」

接著她口氣一改：

「我说不準去的地方就不準去，這是為妳好。現在立刻回房去！」

說完，她轉身離去。瑪琳達也沒興致追我了，她意興闌珊地朝自己房間走去。

連帶的我也覺得很洩氣，正想隨便找個美女快樂一下，卻看到瑪琳達改變了方向，原來她是要去三隻鳥的房間。對啊，以她的個性來說，現在應該會想找個人聊聊。我跟過去。

三隻鳥的房間裡有三個女孩聚在一起聊天，一個女孩在畫畫，還有一個女孩在幫另一個女孩編辮子。瑪琳達和正在編辮子的女孩及正在畫圖的女孩打了招呼後，就過去加入聊天三人組的行列。

「……很好玩喔，然後讓一個空盆子裡開滿百合是我正在練習的。」這位是蒂娜。

瑪琳達的眼神中有一點羨慕。

「真好，妳們都快變成一流的魔術師了。」

「才不是那種騙人的魔術把戲呢！」我不認識這位抗議的女孩。

她繼續說：

「聽說有的魔術師是真的會一點魔法喔，但他們都不爲人所知，有名的那些金夫人說都是假的，靠一些手法做出來的效果而已。我們在學的才是真的魔法。」

「真的魔法和假的魔法有什麼不同呢？」

「當然不同囉！真的魔法就是，嗯，真的啊……」

第三個女孩補充：

「我聽金太太說，外面那些假魔法必須要靠好多道具，而且只有在某些情況下才會成功，還有只要學了，人人都可以辦得到。」

「欸，聽妳這麼一說，真魔法不也是這樣嗎？」蒂娜回說。

「不一樣喔！金太太說我們都是有資質的，而且她也只找有資質的教魔法而已。」

瑪琳達插嘴：

「喂，珍呢？我好久沒看到她了。她怎麼沒跟妳們在一起？」

三人露出神祕的笑容，不久就轉成哈哈大笑。蒂娜笑了一會兒說：

「珍被金太太抓去特訓了，暫時見不到她囉。」

「什麼？怎麼會？爲什麼？」瑪琳達有些驚訝。

「啊，妳不知道嗎？喔，也對，妳沒有來學。金夫人說珍已經快要學成下山了，只要在經過她的特訓，就可以成爲一名獨當一面的女巫了。在特訓期間她不能見任何人。」

另一個女孩補充：

「我們每個人都會接受特訓，這樣才算是真的完成學業。」

特訓？原來那就是所謂的特訓啊？看來這些女孩子並不知道她們根本就是待宰的羔羊。不過瑪琳達的臉色卻不太好，她大概不能忍受見不到珍吧！畢竟她沒有接受過金太太的教誨。

關在自閉房間裡的無名氏今天不太一樣，害我一爬進來還以為走錯了房間。怎麼個不一樣法？最大的不一樣就是他換了套衣服，是件赤紅色的長袍，上面有不少莫名其妙的花紋。另外，他的表情也跟以往不太一樣，不過我卻說不上來有什麼不一樣。我不太會看人的表情。

金太太一如往地打開門，一樣也是呆了兩秒，接著便鎮定地關上門，拉了張椅子坐下。無名氏在她對面坐定。

「你終於想通了。」

無名氏不語，只是把一張紙遞給金太太。金太太端詳了那張紙好一會兒，露出狡猾的笑容：

「這樣不好喔，連我也想騙？」

接著無名氏居然說話了：

「我沒說這是全部，我要用這個和妳談個條件。」

「怎麼現在才來和我談條件？」

「我想通了。」

金太太不屑地「哼哼」兩聲：

「想通？你也會想通？你這死爛人如果不是當年想通的話，我……」

總算回歸正常了一般，金太太開罵，無名氏低頭不語，我也開始吸氣吐氣，修身養息。

不久，金太太結束，起身打開了門。正要走出去時，無名氏的眼睛突然冒出紅光，金太太手中的紙也很合作地燒了起來，不一會兒就變成了灰色的碎屑。原來他也會這招？但顯然是吃力了點兒，他跪倒在地上喘氣，一邊說：

「別想……白白……拿走。」

不過令金太太訝異的不是紙被燒掉這件事。

「你居然還有力量！時間居然沒有徹底打敗你！」

無名氏抬起頭，露出了一個慘淡的微笑，笑容卻僵在那裡。我順著他的視線看過去，是門。門是開著的。他在看門外的東西，可惜我視力不好看不到。金太太也注意到了，她重重地踏了一步，走出房間，並且用力地關上門。接著門外傳來她的聲音：

「妳在這裡幹什麼？……珍現在沒辦法和大家見面，就連我也見不到。……我不知道。……不可能的，小瑪，妳這樣也挺好的，不是嗎？」

聲音逐漸遠去。看來在外面的的是瑪琳達，不過我記得這邊的走廊也是她不能踏足的地方之一，怎麼金太太好像不怎麼生氣？

無名氏一直維持著跪倒的姿勢，和臉上的傻笑。接下來應該是他寫字的時間。果然不久他就爬起來，坐到書桌前。他提起筆，手卻停在空中。平常他都可以振筆疾書的。

良久，他手中的筆才在紙上輕輕躍動起來。他寫了幾個字後，放下筆走向書櫃。他今天大概真的吃錯藥了。不管如何，這是我偷看紙上內容的好時機。我爬上書桌，一邊注意他的動向。事實上他已經完全沉浸在手中的那本書裡了，所以

我大刺刺地趴在那紙上，感覺還滿不錯的。

紙上一樣只有兩行字：

「敬啓者：

珍已死。」

我不曉得這兩行字到底有什麼意思。基本上只是相當普通的直述句，如果以書信的格式來說是完全不及格的，字又醜，而且裡面的內容全是我已經知道的消息。可是我竟然會爲了這不知所謂的語句發起呆來，完全沒注意到頭上覆蓋而下的黑影。

完了！要變成肉泥了！



人生的路途總是十分顛簸。

我想起在電視上看過的語句。因爲每個人的路都和別人的交錯重疊，所以很容易撞到別人，如果撞到的是黑道老大那就慘了。就算沒有黑道老大，還是會因爲別人的路擋到你的，使得某些路不能走而必須繞遠路。另外在行走的過程中，還會有不少人不停地在你肩上添加重擔，不管是善意的還是惡意的，都會使你的步履愈來愈不穩，最後「叭答」一聲摔個狗吃屎。

我覺得這形容還滿貼近我現在的處境的，所以我現在是走在人生的路途上囉？

我必須捨棄一些平常走慣了的路，選擇比較寬闊平穩的路，才不會被背上的重擔卡到。當然我是不會摔個狗吃屎啦，因爲我天生就有個四平八穩的身體。只是現在這種模樣，同伴看到都差點笑到翻過來。我只能說那位無名氏實在太異想天開了，竟然會想到用蟑螂來傳信，印象中這應該是烏鴉或貓的工作。這棟房子裡是沒有烏鴉，但有幾隻貓啊！當然，都是金太太的。

可是最好笑的是他竟然相信蟑螂可以辦到這種事。拜託，我們的生活每天充滿危機，不但要忙著躲避各種生物的追殺，還要忙著嘿咻，偶而房子失火了還要趕快逃命，怎麼會有閒情意致幹送信這種鳥事呢？如果我心情不好或心情太好，吐口唾沫在紙幫它美化美化，收信人就會完全誤解寄信人的意思了。

他會這麼有信心的原因，恐怕就是他之前看的那本書了。

當時，他並沒有一掌把我打死，只是輕輕抓著我的觸鬚把我提起來，想必是留著還有其他用途。他把我舉到面前，看看書又看看我，口裡唸著咒語。因爲去過幾次烏鴉食道，我很確定當人雙眼發直盯著某物喃喃自語的動作就叫作唸咒。欸，等等，這麼說來他之前是每天在對牆壁下咒囉？

他唸咒的時間真的很長。其實他唸得很快，但唸了五分鐘唸不完也太誇張了吧？不管那是什麼驚天動地的偉大咒語，總之我的頭快痛死了。真希望有人也能

抓著他的頭髮把他提起來。

終於，他一鬆手，把我摔下去。除了貓以外，我們也是能從高空墜落而不受傷的種族之一。我才剛著陸不久，他又把我提起來放到桌上。搞什麼？

他盯著我瞧，露出滿意的笑容：

「很好，很好。」

然後他把桌上寫了兩行字的紙折成和我差不多大，又拿了一條繩子來，口中喃喃地說：

「很好，不要動喔……」

我馬上就知道他要做什麼了。這雖然不是什麼令人愉快的事，不過感覺似乎還滿有趣的，如果我想讓它變得更有意思的話，就最好乖乖任他處置，我心裡的聲音如是說。

於是他把那張紙綁到了我背上。本來他是想把紙藏在我的身體下面的，真是個荒謬的想法，當我是沒有腳嗎？經過我極力反抗後，現在從鏡子裡反射出一隻有白色翅膀的蟑螂的身影。美嗎？我問一個同伴。

「自然就是美。」

他用觸鬚安慰我。言下之意是我比不上他的白色蟑螂女友。這麼說來應該還不錯吧？

收信人是瑪琳達，不過信上並沒有寫她的名字，無名氏也沒有說，這只是我的直覺。總要有個收信人吧！我可不想揹著這東西一輩子。這屋子裡的人類，沒有人比瑪琳達更怕蟑螂的了，所以絕對是她沒錯。

我來到了瑪琳達的房間，發現她倒在床上呼呼大睡。這樣正好，因為揹著這東西我也跑不快，可不能讓她發現。現在問題來了，該怎麼把這東西卸下來呢？我試著用腳去磨蹭那條繩子，不過不久後就發現這根本是很笨的舉動。除非我要犧牲兩三條腿去磨斷繩子，不然這對打開那個死結是沒什麼幫助的。動動腦吧！

尖銳的東西。尖銳又細小的東西。

我在腦中勾勒著那樣東西的外型。像一把刀刃朝上的刀，可是兩旁要有腳可以踩的地方，其高度與刀鋒齊。有這種東西嗎？我環顧瑪琳達的房間，沒有。

既然沒有就動手做啊！人家不是說雙手萬能？

好吧，我是沒有手，不過這句深植在我腦海裡的箴言卻自然而然地冒了出來。讓我想想，廚房裡的刀都太重了，就連那把女孩用的水果刀也是我無法負荷的。我爬上瑪琳達的桌子，赫然看到一把折疊式小刀。這個好啊，大小來說剛剛好，可是要怎麼打開呢？

「啊！」

我回頭一看，瑪琳達摀著嘴，害怕地看著我。殺蟲劑在我身後，所以她有點躊躇不前。可是這樣仍舊不能說沒有威脅了，因為房間裡東西多的是，至少她床上就擺了一隻熊布偶。不過這次瑪琳達顯得不是很積極，沒什麼動作，只是一直和我大眼瞪小眼。

奇怪的是，難道她沒發現今天的蟑螂不太一樣嗎？我可是擁有雪白翅膀的優

質蟑螂呢！好歹再發出一聲「哇」來讚嘆一下吧！

「哇！」

嗯，很好。可是她爲什麼要後退兩三步呢？我順著她手指的方向看去，就看到了一隻大蜘蛛。

那隻蜘蛛還真不是普通的大，大概有瑪琳達的手掌那麼大吧。除了人類以外，蜘蛛也算是我們的頭號大敵，我們都是被打好玩的，一點反擊能力也沒有。按照人類的說法，蜘蛛應該算是我們的天敵。好了，在場有兩個我的頭號大敵，我該怎麼辦呢？

我仔細觀察了一下瑪琳達，發現她其實更怕那隻蜘蛛，理由很簡單，因爲她一直盯著那隻蜘蛛，完全忘了我的存在。反觀那隻蜘蛛，很顯然牠的目標是我，看牠一臉面黃飢瘦的模樣就可以知道牠已經好幾天沒進食了，爲了食物牠現在一定可以不要性命。

那我的目標呢？

別開玩笑了，才不是瑪琳達。我只想把這封信卸下來罷了，我今天可不是來玩殺蟲劑遊戲的。對了，殺蟲劑，應該要借瑪琳達之手殺了那隻蜘蛛才是。好，管他三七二十一，拼了！

我朝桌角衝去。



呼！呼！哈！哈！呵！嘿！嘿！齶！齶！喝！喝……

我到底發出了幾種喘氣聲啊？我已經無法計算了，腦子裡全是剛才驚險的追逐畫面，我可從來沒跑得那麼喘過，果然是太久沒運動了。

瑪琳達的聲音在我身邊響起：

「啊，莎莉！」

另一個聲音傳來：

「嗨，瑪琳達，好巧喔，在這裡碰到妳。」

「嗯，對啊！我剛才在對付一個很可怕的东西。」

「蟑螂？」

「更可怕，是蜘蛛！腳超長的！」

「喔，真的嗎？在哪裡？」

「這裡，啊，我不敢看。」

騙人。妳剛才手拿殺蟲劑的兇狠模樣我還記憶猶新呢。

「哎呀，怎麼扁掉了？」

「多虧了卡布拉斯諾丘奇奇達馬斯，是牠救了我。」

她說的是金太太養的貓，是一隻英國短毛貓，四肢粗大但體態十分輕盈。剛才我和蜘蛛一前一後在走廊上狂奔，猛然發現那隻貓威風八面地擋在路中央。我當機立斷立刻轉向，朝最近的裂縫衝去，聽腳步聲就知道蜘蛛和貓也跟來了，但

這隙縫太小，背上多了個東西的我變得太肥了鑽不進去。眼看蜘蛛的大腳落下，我以為我就要變成一個因為任務失敗而以死謝罪的郵差了的時候，蜘蛛的大腳正中我的背，將綁著那封信的繩子和信一起扯了下來。我自由了！

根本沒有時間來懷疑這份好運，我爬進了細縫中，但那蜘蛛可就沒那麼好運了。我聽到了「撲茲」一聲，不禁想像著如果是我被貓柔軟的腳掌踩死的話會發出什麼聲音。

那隻貓仍不死心，繼續用爪子搔刮著牆。哼！現在我可不怕你了！諒你也無法抓穿這面牆！直到瑪琳達走過來把牠抱起來後，我才真的能好好喘一口氣。

「……那麼，我去洗澡囉！待會兒見！」

「再見，莎莉。」

我悄悄探出頭。貓已經不見了，在場的只有蜘蛛的屍體，和盯著一張紙的瑪琳達，

嘿嘿，再怎麼說，我終究還是完成任務了呀！



接下來的這幾天異常地平靜，所有人的生活似乎都恢復了正常，就連無名氏也很安分地聽金太太罵，不再穿奇怪的袍子了。倒是瑪琳達常常進出金太太的房間。我原以為她是去找金太太談有關珍的事，但她們的對話卻都沒有提到珍。

我百般無聊地晃到瑪琳達的房間。她正坐在桌前，桌上擺了一堆文件，她一一仔細地閱讀。是在唸書嗎？

我在陰影和雜物的掩護下靠近了點，聽到她在喃喃自語：

「不是……不是這個。……不是……」

我再挪動一下身子，總算可以看到桌面上的東西。是那封信，而其他的東西，則像是一本又一本名冊。看來她像是在比對名冊上的筆跡，想找出那封信是誰寫的。突然她把名冊闔上。

「都不是！這個人沒有在金太太家的食宿登記簿上簽名，表示他是白吃白住的，不然就是外面的人。」

嗯，很合理的推測。所以金太太不希望別人發現他的存在囉？寧可讓他白吃白喝。

「啊，那個人……」

她慢慢站起來，然後走出房門。我趕緊跟上。

瑪琳達站在樓梯口，看著遙遠的走廊尾端，那間古怪的房間。看來她腦筋也不笨嘛！可是這兩人要怎麼碰面呢？他們碰了面又能做什麼？最靠近樓梯口的這間是飯廳，吃飯時間總是熙熙攘攘，好不熱鬧。再過去幾間是金太太使用的房間，其中一間有一個和三樓那間一模一樣、但比較小一點的鍋子，裡面的東西則是天天不同，另外幾間也有不少好玩的。再過去幾間是儲藏室，最後才是那間自閉室。

瑪琳達忽然展現了她的勇氣，一股腦兒地向那房間直直地跑過去，不久就貼著門上喘氣了。這女孩真令人佩服啊。

她隔著門板小聲地喊著：

「有人在嗎？有人可以回答我的問題嗎？」

「怎麼啦？」

這一聲倒是把她嚇了好大的一跳，她幾乎是跳起來似的轉過身。那個叫莎莉的女孩。她手上搬了一個大箱子，正有些驚訝地望著瑪琳達。看來她也被瑪琳達的反應嚇到了。

「莎莉！天啊，妳嚇壞我了。妳怎麼會在這裡？」

「我替金夫人來拿一些東西，就是這些。還挺重的呢！對了，妳又怎麼會在這裡？」

這時金太太的聲音從其中一間房傳出來：

「莎莉，妳在跟誰說話？」

瑪琳達瞬間露出混合的驚懼與哀求的神色，望向莎莉。這女孩的表情怎麼能夠如此誇張？連我都看得出來了，莎莉更是沒道理看不出來。所以她遲疑了一下，大聲道：

「沒有啊！」

「真的？」

不曉得金太太為什麼要懷疑，總之從她房傳來窸窣窸窣的聲音。瑪琳達立刻臉色發白。疑？她到哪兒去了？

門開了，金太太走了出來，有些狐疑地看著四周。在場只有莎莉一個人不知所措地看著她。金太太打量著莎莉，說：

「怎麼這麼慢？還不進來，待在這裡做什麼？」

她說完，不等莎莉回話就直接進房去了。莎莉也急急忙忙地跟進去。可是瑪琳達呢？

過了一會兒，莎莉兩手空空地走了出來，反手把門帶上，然後又很小心地看看四周，確定沒有人後才在空中比了個手勢。瑪琳達出現在眼前，雙眼瞪的大大的。

「莎莉……剛才，妳做了什麼？」

莎莉有些靦腆地笑了：

「沒什麼啦，只是把妳隱形了而已。」

瑪琳達有些虛脫的長吁了一口氣，不過她會這麼怕金太太發現也是奇事。以前她走到自己的禁區時，金太太也頂多說個二句什麼的。

「瑪琳達，是不是金夫人不准妳來這兒？不然妳幹嘛這麼怕她發現？」

「呃……可以這麼說。對了，莎莉，妳知道這房裡有什麼嗎？」

「不知道啊！金太太也不准我進這裡。其實根本不用禁止，因為門早就鎖起來了嘛。」

這些女孩就這麼沒心機嗎？我記得金太太有教過她們開鎖的魔法。只能說金

太太的人格教育非常成功。

「對了，告訴妳喔！金夫人說我學得很快，已經快到可以接受特訓的階段了。」

「真的？」瑪琳達的眼神中有一絲慌張。

「對啊，她說等蒂娜完了就……那女孩走了以後看門下。……我真高興！」

莎莉在講中間那半句話的時候兩眼勾的直直的，語調也完全改變，之後卻又毫無困難地回到原來的語調和話題，乍看之下會讓人以為自己作了個惡夢，但我注意到她說那半句話時手碰到了那扇門。只是這樣的傳話方法也太不保險了吧！能聽懂的人大概沒幾個。還好瑪琳達看來是挺聰明的。

「啊，是嗎？這麼說蒂娜已經去接受特訓了？」

「就是說啊！真為她高興。」

我這才想起，自從看到珍的屍體後我就沒上三樓過了。說不定我該再次上去看看。她們又聊了一會兒，然後莎莉走了。瑪琳達低頭看了看。

門下塞著一張紙。



「敬啓者：

我很高興在這屋子裡終於有我可以信賴的人了。

妳不必驚訝，因為我會全部告訴妳。

雖然我有很多話想說，但寫在紙上並不是個好主意。

我想親自和妳談，但我不知道方法。

妳可以幫我嗎？」

這傢伙的文筆一點也沒進步，一樣是沒署名，而且最糟糕的是他還作了一個可笑的要求。

瑪琳達讀這封信時是坐在床上，所以我可以看到信上寫了什麼。瑪琳達放下信，低頭沉思。

金太太在外面喊了幾聲，接著開門走了進來。瑪琳達已經把信藏好了。

「小寶貝，我帶來了一個好消息喔！包你聽了一定會高興的飛起來！聽好了，妳爸媽明天就要來接妳了！高不高興呀？」

「……嗯！很高興！太高興了。」

金太太笑盈盈地離開。瑪琳達的嘴角立刻垂了下來。她開始在房裡踱步。我不禁感到奇怪，如果這麼不想回去，就直接跟金太太說就好了嘛。金太太看來也沒有要趕她走的意思。但瑪琳達的想法是……

「那麼，就只剩下今晚了。」

其實我很清楚，那扇門的鑰匙就在金太太二樓的房間裡那張大書桌左邊往下數第三個抽屜裡，不過瑪琳達當然不知道，所以她只能拼命皺著眉頭。另外我記

得金太太也有教女孩們穿牆的魔法，當然成功的人不太多就是了。

瑪琳達像是下了決心似的站起來，走了出去。我這次沒有跟過去，而是回到自己的巢裡，和同伴們玩樂，順便交換屋子裡的鮮事。閒聊中我得知金太太又買了一輛休旅車，以使用來接送不住在這裡的女孩們。另一個同伴告訴我，金太太對外的職業是做房地產的。

「你確定？」

做房地產也可以變得那有錢嗎？說她有錢是因為這棟房子實在很大，光一年的土地稅應該就是一般人十年的年薪了。

「應該吧？反正她昨天又買了一筆土地。好像是在墨西哥的哪裡……」

這跟房地產有什麼關係？我把瑪琳達和無名氏的近況告訴他們，一個同伴很不以為然：

「我說那女孩真是一點頭腦都沒有，她可以趁金太太不在的時候去翻箱倒櫃啊！」

「那個自閉兒滿幼稚的，怎麼會想出這樣的求救方法呢？要是我的話，我會趁金太太進出房間時下手。」

然後大家開始討論起來，大部分都是批評瑪琳達和無名氏的意見，這樣的討論實在沒意思，所以我向另一個同伴問了廚房最近有什麼好吃的。

「原來你也發現啦！最近的伙食愈來愈糟了，都沒幾種像樣的東西。我懷疑他們是不是都不用吃東西了。我最近找到最好的食物是火龍果皮。」

問明了地點，我立即前去尋寶。

在金太太家的廚房找食物是件累人的事，第一是因為大，第二是因為東西都分的很散。他們好像不習慣集中處理食物，糖、肉類、蔬菜、麵食等全部都相距至少半個房間之遙。

「瓦斯爐和冰箱之間的櫃子的第四層……」

這裡是堆積吃剩蔬果的地方，太青太澀的水果也會放在這裡候熟。當然啦，大部分食物都會用塑膠袋包好，所以我們通常只能撿包裝時漏出來的殘渣和汁液。如果塑膠袋品質不好，就有機會咬破袋子。我順利地找到一堆熟爛的蕃茄，正打算大快朵頤時，有人走了進來。我趕緊躲好。

是瑪琳達，一副鬼鬼祟祟的樣子。

她打開一個櫃子，從裡面拿出一包包豆子，撕破包裝後，在地上撒了幾把，其他的全往窗外倒。哇，外面在下雨哩！這下那些豆子全泡湯了。她的動作很快，一下子櫃子裡就空空如也了。她轉頭看看廚房門，確定沒人進來後，又把幾個鍋子散亂地效在地上，最後她在舊煤爐生了火，然後離開。

這丫頭真不是蓋的！我得對她另眼相看了。只是，難道她以為金太太不會發現這是她幹的嗎？

果然不出我所料，瑪琳達被金太太罵了。她則是哭哭啼啼地辯解，說是爲了做豆子湯給她父母喝，結果一隻猴子闖了進來，手腳並用地把豆子全部挖出來，把包裝撕破，抓起豆子就往窗外丟。她焦急地用鍋子打牠，但猴子在廚房裡到處亂竄，趕也趕不走。結果她很害怕，就把鍋子一丟，跑回房裡，連火爐都沒關。

這番謊言的關鍵——猴子——是合情合理的，因爲之前女孩們在烏鴉食道裡召喚猴子，結果有不少猴子跑不見了，令金太太非常生氣，擔心有動物保護人士找上門來。不過這篇謊言最大的漏洞是猴子對豆子根本一點興趣也沒有，更不會把豆子丟出窗外，這點她絕對無法自圓其說。

但即使如此也沒關係，因爲她的計畫可是精心設計過的。所有的細節都是針對烏鴉食道的課程而設計，顯然她的情報收集的很完善。豆子是今晚「豆人」實驗的主體，沒有豆子就無法進行；另外愛情魔藥的調製需要廚房的舊煤爐，而且在進行前一個禮拜不得使用。如此一來，這週金太太準備的課程只剩下「操縱枯骨」可以正常進行了，但這個課程需要到戶外進行，而且金太太會很忙。這麼一來，她就有時間用各種方法去試著打開那扇門了。

金太太臉色很差地叫瑪琳達回房，瑪琳達則在走出房間後竊笑起來。

我原以爲金太太就要去準備操縱枯骨的事宜了，沒想到她卻決定馬上買新的豆子來，還是做豆人實驗。因爲已經太晚了，商店拒絕送貨，所以她打算開新買的休旅車親自去取貨。她放下電話後，又看了看記事本，接著走出房去。我跟在她後面，來到了菜園的房間。

她看了看種在角落的韭菜，皺了皺眉。大部分韭菜的葉子都已經發黃並且垂下來了，看來已經過了採收期。大概是因爲這樣金太太才無論如何一定要做豆人實驗。然後她透過對講機，跟女孩們交待了兩個小時後來收割韭菜後，就直接出門去了。

我離開菜園，來到無名氏的房間。現在是他面壁思過的時間。依據之前所有的佐證來看，他是在對牆壁下咒，不過那咒語似乎是沒什麼用，因爲牆壁跟我第一天來到這裡時看到的完全相同，沒什麼改變。

瑪琳達的聲音在外面響起：

「有人在嗎？寫信給我的人在嗎？」

那個人一點反應也沒有。這麼說來，上次瑪琳達來這邊叫他時，他大概也是在面壁思過，所以沒聽到吧。瑪琳達又說了：

「金太太出去了，去買上課要用的東西，所以你不用怕她會發現。……還是，你不能說話嗎？那你聽得到我的聲音嗎？」

一張紙從門下塞了進來。瑪琳達還把紙左搖右晃，發出「唸唸」的聲音。不過無名氏還是一點反應都沒有。爲了看清楚紙上寫了什麼字，我大膽地從房間中央橫越過去，反正現在的無名氏就算是天塌下來了也不會動的。不過紙一直動來動去的，這樣要怎麼看呢？我索性爬到紙上，這樣紙相對於我來說就是不動的了。當我看清楚紙上其實寫了不少字，正打算慢慢閱讀時，瑪琳達卻突然把紙抽了回去，然後在看到時立刻丟下紙，退後好幾步。真是的，明明自己好奇心那

麼重，感到紙上多了個重量想看看是什麼，看到了卻又那麼害怕是怎樣？

紙上寫的是：

「給我不認識的人：

看到你寫說珍已死，我真的難以致信。珍去接受金太太的特訓，已經好久沒有出現在我們面前，使我愈來愈擔心你說的話是真的。我開始想像金太太是傳說中吃人肉的老巫婆，這種想法太可怕了，連帶著我最近也開始有一些很不像話的舉動。我一定要把這一切查清楚，不然我無法安心回家。不過我不知道要怎麼幫你，也不知道要怎麼打開這扇門。拜託，請告訴我該怎麼做。我明天就得回家了，所以我只有今晚能幫你了。

瑪琳達·魏斯理」

真令人驚訝！她居然想把自己說謊的責任推卸給別人！我看那根本就是她的本性嘛，只是她終於有機會可以顯露出來罷了。令人意外的是，門的另一邊傳來了無名氏的聲音：

「魏斯理小姐，這扇門的鑰匙是一把金色的大鑰匙，和一般的鑰匙可以很容易區分出來。應該是在她的主書房。……那是她的個性。」

哇，大新聞，大新聞！無名氏講了超過一句聽得懂的話耶！我急忙再回到房裡，看到他也是站在門前，手扶著門板。瑪琳達回道：

「我知道了，我馬上去找找看。」

我想去看她怎麼找鑰匙，所以也跟在後頭。

她花了十五分鐘在錯誤的房間找，這段時間實在是沒啥好玩的，因為她翻出來的東西也都無趣的很，光是那件被撐爆的性感睡衣就讓人倒盡胃口了。不過瑪琳達在其中一間房裡順手抓了幾枚銀幣放入口袋裡。

最後她終於來到正確的房間了。第一個目標是書桌，沒錯。她從右邊開始，把所有抽屜一個一個拉開來找，很小心地不弄亂裡面的東西。右邊都沒有，所以換左邊。第一個抽屜，沒有。第二個，沒有。第四個，沒有。好，換書架。

喂，等等，第三個抽屜勒？她渾然不覺地一一檢視架上的書，看書皮裡有沒有藏東西。其實那把鑰匙很立體，藏在書皮裡的話，書會被撐出奇怪的形狀，那樣太容易被發現了。可是為什麼她要跳過第三個抽屜呢？

大概是有魔法什麼的，讓她不想去開吧。有那麼神奇？我從書桌背面的縫隙裡鑽進去，發現第三個抽屜裡只有一疊便條紙、幾個迴紋針及那把鑰匙，似乎沒什麼特殊的。我從前面爬出來。

「哇！」

瑪琳達再次嘴巴開開地望著我。她的表情倒沒有多害怕。

「怎麼……那裡會多出一個抽屜？……還派蟑螂看守，一定就是那裡！」

話雖如此，瑪琳達卻遲遲不敢展開行動，反而左顧右盼。我猜她是在找有沒有另一瓶殺蟲劑。好啦好啦，小姐妳又再次搞錯了，我不是蟑螂守衛，更不是蟑

螂頭目，妳手中的《傲慢與偏見》就可以把我一擊轟殺了。當然啦，妳動作得夠快。不過不用那麼急嘛，反正金太太還要……半小時之後才會回來？



「我叫古佛華斯特拉夫希哆帕斯，人稱伊西斯的手杖。」

「啊……幸會，我叫瑪琳達·魏斯理，古佛華斯……」

「特拉夫希哆帕斯。」

「啊，古佛華斯特拉夫……先生。」

通常名字很長的人都會給別人一個較短的名字以便稱呼，但無名氏似乎認為自己名字的長度剛剛好。不管怎麼說，他突然有了名字我還真不習慣，我就叫他手杖兄好了。瑪琳達畢竟是禮貌了點：

「古佛華斯特拉夫……先生，請問你有沒有較短一點的名字呢？」

「沒有。我們來談談正事如何？我迫切需要妳的幫忙。」

「可是，我媽媽說不能和不知道名字的陌生人交談耶。對不起，我實在記不住你的名字。」

手杖兄煩惱了一會兒，說：

「那就稱呼我為古佛吧！」

於是兩人坐下來聊天。手杖兄說出了一個驚人的祕密。

原來他不是這個時代的人，而是一千多年前的一名巫師。一千多年前，他和金太太是夫妻……

「金太太已經一千多歲了？」

「不是的，我會慢慢告訴妳。」

「不行呀，時間所剩不多了，金太太馬上就要回來了。我們挑重點說好不好？」

怎麼兩個人都是急性子啊？手杖兄不理他，繼續自己的故事。

一千多年前，金太太的名字是艾莉亞。他們夫妻倆都是當時赫赫有名的魔法師，他們靠著強大的魔力和眾多的學徒雄霸一方，連國王都不得不怕他們三分，不僅讓手杖兄在城堡裡作錢多事少的高官。還賜與他們很多領地，就是怕他們會被鄰國巴結，起而和敵國聯手推翻自己的政權。

「那你為什麼要和那國王那麼好呢？」

「因為他給的好處最多啊。」

手杖兄是個澹泊名利、品性高尚的學者，把自己的一生全投注在研究魔法上，簡單的說就是他不善與人打交道啦。所以有人能把他當神一樣的崇拜、按月供給薪俸自然是最好的。但艾莉亞則比較有野心一點，她不但想追求高強的魔法，還希望能在人間界呼風喚雨，所以她派手杖兄去坐鎮城堡，使國王與所有人都不敢有所動作，自己則私下周遊在列強之間，靠著三寸不爛之舌和外交手腕和他們勾結關係。她的目標是跨越國界，成為幕後的大老闆，控制整塊大陸。

這項計畫一直很順利，但她馬上就發現有個絕對無法跨越的障礙。

也就是她會老。

無論她的魔法再怎麼高強，也無法不遵守神的律法，變成一個乾巴巴的老太婆。雖然老太婆也可以統治世界，但顯然是比較乏味一點。於是他們夫妻兩就努力研究有什麼方法可以不會老去。

「你不是說你很澹泊名利嗎？」

「澹泊名利，也是可以很年輕的啊！」

最後當他們都快要放棄希望時，一個惡魔出現了。他告訴他們一個可以長生不老並且使自己的魔力超凡入聖的方法。那方法就是……

「啊，沒時間了。妳必須馬上去做一件事。」

「等等！你還沒告訴我珍怎麼了。她真的死了嗎？」

「是的。」

手杖兄直視著瑪琳達的眼睛：

「是金太太害死她的。」

「你怎麼不叫她艾莉亞啊？」

這時候還可以注意到這種事？這女孩的腦子到底是什麼構造啊？手杖兄神色黯然：

「她不讓我這麼喚她。她找我來這裡只是因為我還有利用價值，她早已不把我當作丈夫了。現在的她，只是高貴的金夫人而已，而我則是沒有名字的可憐蟲。」

瑪琳達有些難過地看著他。她說：

「我想看看珍。」

「我勸妳最好還是別看。因為她失敗了，死狀一定是那可怕的模樣。」

瑪琳達小聲地啜泣起來。手杖兄像是想安慰她似地摟著她。突然她把他推開，露出堅強的笑容：

「那，你要我怎麼幫你？」



金太太進門的時間是晚上九點三十七分，女孩們大概在十五分鐘前把韭菜全部收割完畢。金太太一邊抱怨豆價上漲一邊脫下大衣，然後派幾個女孩去把豆子全搬進屋子。

豆人實驗正式開始。

連金太太都親自出馬去搬豆子了，我也不能缺席這場豆子盛會，你說是吧？

「好了好了，注意這邊，各位淑女們。現在我就要說明豆人的功用，並示範如何正確製作豆人。

「各位已經知道，植物和動物一樣，都擁有歐拉，因此以生命的角度來說是完全相同的，吃植物和吃動物根本沒有兩樣。各位家裡如果有爲了不殺生而吃素的，記得回去矯正他們的觀念喔！

「總之，植物擁有和動物一樣強大的生命能量，卻不善加利用，只是在將自己的根插在地上，持續地吸取日月精華，實在是太浪費了。它們就這樣渡過了無聊的一生，最後死在出生的地方，把積蓄了一身的能量全還給了大地，一事無成，這怎麼看都是一件浪費的事。

「所以，我們身為魔法的施行者，有義務將這潛藏的能量開發出來，好好加以利用。接下來我要說明豆人的功用。

「豆人的外型就跟人差不多，一樣有身軀和四肢，但它們不需要頭，因為頭的功能已經分散在身體各處了。豆人基本上可視為一種僕人，妳可以叫它替妳掃地、擦桌子、洗碗，以及各種各樣的事情，只要是妳會的事情都可以。注意，妳不會的事情就沒辦法囉！不過當然它的功用不僅如此，待會兒我會詳細說明。

「好了，各位，現在拿起妳們面前的碗。妳們每個人都有七十四粒豆子和一把韭菜對吧？記得不要把兩者混在一起。檢查一下，有沒有人的豆子濕了？濕了的豆子是不能用的，如果有的話就到前面來拿乾的。

「……好，那麼就開始吧！現在看我的動作。」

等一下，我看不到啊！這個位置真糟糕，視線完全被擋住了，我只能看到角落那具犀牛的標本，根本看不到其他人在做什麼。偏偏這附近又沒別的裂縫，爬出去的話一定會被看到的。

「沒錯……按照順序，一粒一粒放好，放好之後就別動到。……這個不行，夏奈，這根韭菜沒有和豆子接好，重做，到前面拿豆子。」

我聽到一個女孩說：

「金夫人，第六十三號豆子的位置是在五十三號和一號之間嗎？」

金太太沒回答，可能是以點頭代替吧。

「……很好，看來大家都順利完成豆子與韭菜的連接了。現在剩下最後一個步驟。看好了……把妳的血在第七號豆子上滴十三滴，在第二十四號豆子上滴九滴，然後在周圍畫一圈。」

一圈？豆人是多大啊？聽她說豆人可以當僕人用，應該是不小吧，至少有小孩子的大小。

「哇……」

女孩們的嘩然聲此起彼落。管不了那麼多了，我想看！我想看！看想看！我爬出去。

這……

豆人看起來就像一堆豆子的集合，一個疊一個的黏在韭菜上。我曾聽一名同伴說過，遙遠的東方有種叫「納豆」的東西，就像是一堆黏在一起的菜豆，大概就跟眼前的這東西是兄弟吧！和我之前想的差不多，豆人的身高大約四呎，不過好像跟它的製造者有關，愈高的女孩做出來的豆人就愈高。

金太太說：

「好了，各位，現在妳們可以試著命令它們。先叫它們做一些簡單的事情試試。」

豆人是個相當聰明的生物，大部分的任務都可以輕易完成。有個女孩要她的豆人趴在地上轉三圈然後學狗叫，豆人真的趴下來轉了三圈，不過當然啦，因為沒有嘴所以不能叫。反正那堆豆子總是會盡力去做主人所交代的事項。

金太太換上另一種笑容：

「好了，各位淑女們，豆人除了作為僕人，還有另一個功能，就是代替妳們的身體，承受各種不愉快的事情。譬如，如果妳被媽媽罵了，這時妳不會感到憤怒或難過，而是豆人會去承擔這股怨氣。除了心裡上的創傷外，實質上的創傷它也可以代為承受喔。我做個示範。」

她伸出肥嫩嫩的左手，用右手拿起一把鐵錘，用力往左手打下去。

「噢！」女孩們驚呼。

鐵錘停在金太太的左手上，而金太太做的豆人的左手則瞬間爆了開來，一堆豆子夾雜不知名液體噴出，撒在前排的女孩身上。她們還來不及尖叫，那些東西就已經從她們身上轉移到她們做的豆人身上了。結果是幾個豆人擺出尖叫的姿勢。其實我還滿想聽聽它們尖叫的。

「各位看到了，其實豆人是很脆弱的，這樣一錘就會讓它的左手報廢，所以一個豆人用不了多久。不過因為它的原料簡單，做起來也很快，所以以後如果有什麼不愉快的事情，就做一個來替妳服務吧。那麼，各位有沒有什麼問題？」

女孩們紛紛提出稀奇古怪的問題，諸如豆人要怎麼養？可以活多久？有沒有什麼害怕的？原料的豆子和韭菜有沒有限定品種？……

這場問題討論其實很有聽一聽的價值，但因為名叫夏奈的那個女孩指使她的豆人來打我，我只好早退囉！沒差，反正瑪琳達那裡也有很好玩的事情可看。

我來到三隻鳥的房間。疑？已經不在了啊？她的動作挺快的嘛！這麼一來，這個房間就得改稱為兩隻鳥的房間了。



「這棟房子裡應該有養三隻鳥，對吧？」

瑪琳達點點頭。手杖兄繼續說：

「那三隻鳥分別是帶給人們分離、重逢及改變的命運之鳥。我希望妳讓至少一隻鳥離開這棟房子，這樣被金太太扭曲的時間就會逐漸回復了。妳一定要幫我這個忙。」

「這樣……接受特訓的女孩就不會死了嗎？我知道蒂娜已經去接受金太太的特訓了。」

手杖兄沉默了一會兒，搖搖頭：

「不，這只對我有好處而已。要阻止女孩子們繼續送命，只有阻止金太太繼續進行奉獻計策才行。」

「奉獻計策？」

「就是我剛才說過的，同時擁有年輕與魔力的方法。」

「好吧。」

瑪琳達站起來：

「金太太應該馬上就要回來了，如果有機會的話再請你告訴我全部的故事吧。你說隨便一隻鳥就行？只要弄出屋外就行了？」

「沒錯。啊，等等，妳帶著這個吧。」

手杖兄打開桌子的抽屜翻找著，不久就拿出了一個……什麼啊？太小了看不清楚。總之他把那個東西交給瑪琳達。

「如果我的力量恢復了的話，我們搞不好可以用這個通話。」

瑪琳達收下，然後走出去，重新把門鎖上。手杖兄頹然地坐在床上。

後來我就去參加豆子大會了，所以瑪琳達到底做了什麼我不知道，不過總之現在籠子裡只剩下兩隻鳥。不見的是那隻青色的鳥，體型是三隻之間中等的。被扭曲的時間會恢復？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我到了瑪琳達的房間。她正坐在床上看著手中的東西，我爬到她上方，發現那是個琥珀色的圓形物體。她看了看，接著把它別到耳朵上。原來是耳環啊。

她戴上耳環後就下床坐到了書桌前，拿起一本書來讀。正好我有點累了，就倒下來補眠。

我們是很容易被驚醒的，所以雖然瑪琳達的聲音刻意壓低，我還是被她吵醒了。我睡了多久啊？

「……可以，我聽得很清楚。天啊，簡直像電話一樣。……沒有，我在房間裡。……籠子沒有上鎖，所以我讓牠從二樓的陽臺飛出去了……幹嘛啊，我又沒有……才不會有問題呢！……什麼？」

怎麼起爭執了？我抬頭一看，金太太站在房門口，不過瑪琳達還沒發現。

「……那隻鳥很會飛耶，一放手牠就飛不見了，不可能被她找到的，你不是也說……那是你自己的問題吧？……你可以告訴我啊，我很樂意聽。……喂？喂？古佛先生？」

她真的以為她在講電話。金太太開口了：

「是我切斷的，小瑪。」

瑪琳達猛然轉身，害怕地盯著金太太。金太太面無表情地走了過來，在瑪琳達的床上坐下。

「妳好奇心還真重啊！我早該發現的。」

瑪琳達有些膽怯地說：

「妳害死了珍，對不對？」

「不只如此，蒂娜也死了，她才撐不過四次。到目前為止已經有十三個女孩失敗了。」

瑪琳達似乎在發抖。金太太抬頭瞧了她一眼，接著嘆了口氣：

「妳在害怕？妳以為我是殺人魔王嗎？我不讓妳進烏鴉食道就是為了不要讓妳成爲一名奉獻者，除了妳資質不夠外，也因為妳是理查與妮姬的女兒。明天他們就要來接妳了，妳可以答應我，把那只耳環交給我，並把這一切通通忘掉

嗎？」

「不行，我要知道所有的事。如妳所說的，我的好奇心真的很重。」

金太太微微地笑了，但瑪琳達沒有。這一瞬間我忽然覺得她好像長大了幾歲。

「好吧，我就通通告訴妳好了。」金太太伸了個懶腰：「妳想知道什麼？」

「一切。」

「一切？呵呵，還真令人為難啊！因為我最不會說故事了。尤其，我不喜歡重覆別人說過的故事。不如妳先告訴我，那男人對妳說了什麼，怎麼樣？」

瑪琳達搖搖頭：

「我不知道。……古佛先生是對我說了些事，但我其實聽得不是很懂。什麼巫師、魔法、惡魔的，都只是出現在圖畫書而已，不是嗎？現在卻變成活生生的東西，而且那麼令人不愉快。」

金太太站起來，走過去拍了拍瑪琳達的手。瑪琳達似乎有想躲開，但終究還是沒有。金太太拍完後就坐回床上，神情十分輕鬆。

「魔法可是一一直都存在的喔！沒有人相信的東西並不表示就不存在。」

「我知道！可是……我沒想到它真的可以拿來害人！」

金太太又嘆了一口氣後，開始娓娓道來。她先從那個方法談起。

惡魔提供的方法自然是對惡魔有利，這點是每個巫師都知道的。惡魔說，只要他們能夠把十二個少女的生靈奉獻給惡魔頭子，就可以得到惡魔頭子的部分力量，而惡魔老大的力量是足以對抗神的，這也是神為何無法消滅惡魔的原因。

惡魔要吸收生靈是易如反掌，但東吸一個西食一個效率太差，在轉化成自身能源之前，七八成早就都消散殆盡了。所以惡魔要求巫師夫婦想出一個辦法，如何能一次彙集齊十二名少女的生靈，一次服下。

「所謂生靈……指的是什麼呢？」

「就是靈魂，就是歐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語言會附與它不同的名字，但本質是相同的。那是神和惡魔的武器，人類也可以用，但必須經過學習。」

手杖兄與艾莉亞討論了很久，始終也討論不出個辦法。於是他們決定各自研究。金太太笑了笑：

「妳知道的，對巫師來說，獨自冥想的效果比大家一起討論不知好上幾倍。」

很奇妙的是兩人想到的方法居然一樣，就是將生靈存放在液體裡。當然那液體不是隨隨便便的白開水，而是經過特別調製的。於是兩人又各自去研究怎麼調配封存生靈的液體。更神奇的是這次兩人研究出來的藥水竟然也一樣，成分和比例都分毫不差。艾莉亞認為幾乎是手到擒來了，興匆匆地殺了十二名少女，把她們的生靈裝進液體裡，帶去向惡魔頭子獻寶。

「……結果？」瑪琳達緊張地問。她已經完全沉浸在故事中了。

金太太又嘆了一口氣：

「我太天真了……生靈藥水重創惡魔，兩三名高級幹部當場灰飛煙滅，撒旦也身受重傷。」

「那不是太好了？」瑪琳達更天真的說。

金太太白了她一眼：

「有什麼好的？死丫頭，那時我可慘了。」

惡魔老大發飆了，率領大軍攻打手杖兄與艾莉亞，連他們所在的王國也不放過。想來這應該是場滿壯觀的戰爭哦！應該不輸之前在電影院很熱門的史詩鉅作。

「……沒有啦，人類巫師和惡魔有什麼好打的。要不是當時撒旦已負傷，我們連靈魂都會被抓去啃食呢！」

總之人類慘敗，那個國家被毀了，手杖兄和艾莉亞段數高，僥倖逃走。後來神派來天兵天將，終於把惡魔逼回了自己的世界。兩人則是過著隱姓埋名的生活，害怕再遭到惡魔的報復。

不過沒想到後來惡魔頭子來了一封信，表示原諒兩人了，希望能繼續之前的那個協定。艾莉亞一聽便知有蹊蹺，經過一陣嚴刑逼問之後，手杖兄終於吐露實情：在惡魔掠境之前，他就已經研究出怎麼將生靈完美溶入藥水中而不傷害惡魔的方法了，不過他沒來得及趕在艾莉亞之前，因為他的方法比較慢，結果最終只收集到了四枚生靈，惡魔便打過來了，他只好丟下藥水倉惶逃命。

「……顯然是惡魔來犯時找到了那些藥水，嚐到了甜頭。」

總之有這好機會艾莉亞當然不肯放過，但手杖兄在經過之前那場浩劫後就不敢再動這個念頭了，於是夫妻兩開始失和……

疑？這什麼聲音？地板好像在震動。不過跟地震的感覺不同。

「怎麼了？」瑪琳達害怕地東張西望。

金太太露出一絲擔憂的神色。

「不會吧……我已經把牠放回去了，怎麼……」

金太太站了起來，有些慌張地走出房間。瑪琳達愣在原地，忽然想到了什麼似地跳了起來，也追出了房間。

我跟著兩人來到了兩隻鳥的房間。金太太忍不住怒吼了一聲。

眼前確實還是兩隻鳥，不過顏色好像不太對？之前留下來的兩隻分別是白色和黑色，但現在在籠子裡的鳥卻是白色和青色。沒有鳥的籠子裡倒是有個東西。一隻正在抓癢的猴子。



「……謝謝您的幫忙，金夫人。小女沒有帶給您什麼麻煩吧？」

瑪琳達一臉心虛，金太太則是強顏歡笑：

「呵呵……怎麼會呢……小瑪是個很乖、很守規矩的好女孩。能生出這樣一個女兒真是你們三生有幸啊！」

「那麼，我們就告辭了。走吧，小瑪。疑，那是耳環？」

瑪琳達搶在金太太之前說：

「是金夫人送我的禮物。讓我戴著好不好？」

「好好好，我們的小瑪最愛漂亮了。」

瑪琳達一臉得意地偷瞄了金太太一眼，但金太太看也不看她。金太太大概累到可以當場倒下來的吧。昨天兩人聊了整晚，後來又發生了那麼多事，魏斯理夫婦抵達這裡的時候，金太太連衣服都還沒換好。不過她總算是不至於披頭散髮的出來接客。

瑪琳達隨她父母離開了。她原來的房間現在空蕩蕩的，只有一瓶殺蟲劑靜靜站在書桌上。我心裡還挺空虛的呢！不過同伴們可不這麼想，因為這樣一來我們又多了一間遊樂室了。我離開這間房，來到手杖兄的房間。手杖兄趴在桌上，把整個頭埋在自己的雙臂之間。啊，我忽然好懷念之前他那規律的生活，每天不是被罵就是對牆壁唸咒，一舉一動都讓人看了很開心，可是現在，主客觀環境都已改變了。

例如，靠西的那面牆已經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個深幽的大黑洞，裡面好像有什麼東西在旋轉著。

昨晚，金太太憤怒地抓起那隻猴子，揚言要做一鍋猴肉湯後就把猴子提進烏鴉食道去，然而不一會兒又緊張地衝出來，直奔手杖兄的房間，瑪琳達也緊追在後。我因為有別的路線可走，所以就和她們分道揚鑣，還比她們早一步到。

沒有人。

手杖兄不在房裡。房裡除了多出那個大黑洞之外，一切都跟平常無異。不過我卻聽到手杖兄的呻吟聲。好像是從那個黑洞裡傳來的？

我爬到櫃子上，看到了手杖兄的身影，不過卻看不清楚他在裡面做什麼。這時門外傳來金太太的聲音：

「……小瑪，請告訴我鑰匙在妳身上。」

「我把鑰匙放回去了。」

「……該死。」

韃韃的腳步聲一前一後地遠去。金太太怎麼會著急到忘東忘西呢？我仔細看了看手杖兄。門裡面是不是水啊？手杖兄的身體像是漂浮著一般，動作還滿好看的，但怎麼會發出那麼難聽的叫聲呢？

「嗚嗚嗚……啊！」

他整個人從裡面彈了出來，摔在地上。喔，身體是乾的嘛。

門「碰」的一聲打了開來，金太太冷眼瞧著手杖兄，瑪琳達則是有些害怕地站在稍遠的地方。金太太開罵：

「王八蛋，居然趁我不在的時候搞這種飛機！你知不知道這樣會破壞我整個計畫啊！你當然知道，該死的東西，因為你根本就是故意的！」

手杖兄一語不發地坐起來。以前金太太的罵人時間是兩小時，不曉得這次是不是。不過這一陣騷動怎麼沒把其他女孩驚醒呢？

很神奇的，金太太這次只持續了十五分鐘就辭窮了，改用惡狠狠的眼神盯著手杖兄。手杖兄有些疲倦地說：

「金夫人，請妳放棄吧！這對妳我都沒有好處。」

「哼，這對我可是大有好處呢！以前眼界太小，認為一塊大陸就是全世界了，今日才發現世界比我想像的更廣大更豐富，坐擁起來感覺一定很好。如果玩膩了，還有外頭的宇宙可以開拓呢！只要有惡魔的力量，我就可以隨心所欲了。我看是你受不了了，才會挺而走險吧！」

「可惜，我成功了。我打開了時光隊道。」

「那又如何？你還是進不去。從過去來到這裡或許是比較容易一點，但想靠自己的力量回到過去？哼，門兒都沒有！」

「爲什麼？」

瑪琳達的口氣倒不像在開玩笑，而是一付好學生在問問題的口氣。金太太看了看她，正打算說什麼，忽然改變了主意，對手杖兄說：

「你回去也沒有用的，那個時間點已經萎縮成一粒豌豆的大小，再也無法接續在你往後的人生了。那個時間的世界已死。你已經是不屬於任何時空的廢人了，所以你還是安安份份地告訴我加入生靈的細節，然後讓我幸了你比較痛快。」

好嚇人的一番話啊！重點不是她的語氣，而是內容。聽起來似懂非懂的話是最嚇人的。金太太說完，趨身到了黑洞前，也開始唸咒，還加上奇怪的手勢，陣仗比之前看過的任何一個都要大。不過黑洞好像沒啥反應，倒是金太太已經汗如雨下。我真不敢相信手杖兄也會用幸災樂禍的口氣說話耶！

「……少了一隻鳥，妳別想把它關起來了。哈。」

金太太憤怒地停下來，用手指著手杖兄的鼻子說：

「你有什麼好得意的！小瑪放走的那隻我早就抓回來了，牠剛好就停在我的車上。今天會變成這樣都是因爲……」

她罵了幾句她絕對不敢在公共場合罵的話後，就怒氣沖沖的走出去。她該不會從此一輩子討厭猴子吧？在門關上前，瑪琳達望了手杖兄一眼，眼中似乎帶著幾分同情。

所以現在手杖兄的一天多出了好多時間，不知道他打算怎麼安排？該不會就這樣睡一整天吧？還好，他坐了起來，開始寫字。這麼看來，他大概是想加重寫字時間的比例吧！



日子在無聊中度過。

瑪琳達離開後不久，這個房間搬進來了另一個名叫萊茵的女孩，是來烏鴉食道上課的。因此她不怕我，還很興致高昂地想把我做成書裡的壓花。我顯然沒辦法在這女孩身上找到樂子，只好另覓出路囉！

不知是不是我的錯覺，我覺得手杖兄房裡的那大洞會隨時間漲大或縮小。我問了幾個同伴，他們也有同樣的感覺。大洞的伸縮似乎有一定的規律，但我卻找不出來。難不成我也不會看大洞的伸縮？但我可是天天與細縫通道爲伍欸。手杖兄對大洞的興趣不大，只是偶而會在洞上用手指輕撫。其實他可以多多嘗試啊！

我猜這就跟游泳一樣，第一次溺水，第二次溺水，第三次總會浮起來的。

今天兩隻鳥的房間一片哀淒。原因是有四名女孩同時被金太太退學了，她們哭得頗慘，平均一個女孩要靠三個女孩來安慰。記憶中金太太似乎不曾這麼做過，難道她嫌這些女孩是草莓族嗎？

「……我記得我沒做錯什麼事啊！作業都有按時交，上課也很守規矩……哇！」

黛布拉在一旁遞上面紙：

「我真替你難過。妳表現得一直都不差啊！我認為妳很有天分呢！」

凡妮絲也在一旁幫腔：

「對啊，我甚至認為妳早該去接受特訓了。只是，最近金太太選我們之一去特訓的速度倒是愈來愈快了，妳們覺不覺得？」

幾個女孩點點頭。萊茵問：

「抱歉……我好像常聽到特訓這個名詞。是類似畢業考之類的嗎？」

「啊，妳是新來的吧。沒錯，要想成為真正的女巫，就得接受金太太的特訓才行，至於內容是什麼我們都不知道，只有接受過特訓的人才會知道。」

「那，她們回來都沒說嗎？」

面對萊茵的問題，女孩們不禁面面相覷。黛布拉有些遲疑地說：

「這個……她們都沒有回來過啊！金太太說特訓完畢我們就可以離開了，所以她們應該都是直接回家了吧！」

另一個女孩說：

「可是妳記不記得，蒂娜曾說過特訓完後她會回來找我們？結果也沒有。哼，一定是因為她不想還向我借的五十元。」

啊，說到蒂娜，記得金太太說她也死了。要不要上三樓去看看呢？可是記憶中的臭味又讓我打退堂鼓。

「你忘了記憶中的甜味了嗎？」心裡的声音提醒我。

對啊！還有那甘甜的不知名氣味和加了一個鼻子的好喝藥水啊！雖然一千多年前，艾莉亞曾用那藥水傷了惡魔，但我卻不一定要喝嘛！聞聞氣味就能讓我很開心了。

打定主意，我立刻向三樓邁進。

三樓和我上次來的時候沒什麼改變，只是珍的屍體不見了，也不見別的女孩的屍體。我忍著刺鼻的味道，爬向記憶中的甜味來源。沒錯！我聞到了！就是這個味道！而且似乎比記憶中的更為香甜？

甫進房間，我就看到了金太太和那個大鍋子。金太太心不在焉地攪拌著鍋子裡的東西，一邊看著手中的紙。

「……十二個生靈都收集完了，能量在水中的分佈情形也很好……一定有問題！不然惡魔應該會主動來啊！……男人真是不可信任，他一定沒有告訴我每個細節。」

她把紙放下，然後嘖嘖咕咕地唸起咒語。不一會兒，我忽然覺得房間似乎暗

了點，又好像沒有。可能視力衰退了吧。金太太大聲地說：

「恐怖與絕望的施行者，強大與殘酷的統治者，居住在遙遠邊界、以庫克與卡克維得之名建立的世界的破壞者啊！吾等神之玩物領受了您的關照，從愚昧中覺醒，在此祈求您的降臨，讓黑暗榮光重現大地。」

相較於她這番隆重又驚扭的話語，惡魔的登場簡直是隨便到了極點。直接一屁股就坐到了附近一張桌子上，還很不耐煩地挖著著耳朵，一邊抱怨著：

「搞什麼啊！每次來這裡都要聽一大堆囉嗦的話。我一定要叫老大把這陋習改掉才是。」

金太太不滿地說：

「喂喂！規矩是你們定的，唸得那麼辛苦的人卻是我，你不欣賞就算了，居然還嫌囉嗦！」

「怎麼？想打架啊？不成材的女巫我才不怕！」

金太太擺擺手：

「不是不是，我怎麼敢呢！今天來請你出來是要請你轉告撒旦，生靈魔藥已改良完成，請他務必賞光！」

惡魔跳起來：

「就這樣？看起來和上一次的沒什麼兩樣嘛！」

「你自己試試不就知道了？」

惡魔的嘴巴徒然伸長，活像一隻大象的鼻子。他把嘴巴直接伸入鍋中。吸了一會兒，他收回嘴巴。

「……嗯，是不錯，可是味道還是不怎麼對。妳知道，有種很火爆的感覺……對了，大概就像我現在的皮膚一樣……哇啊！」

隨著一聲尖叫，惡魔的身體整個爆開來。濃稠的血液噴得滿房間都是，還好我有桌子當掩護。金太太則眼尖地伸手接住一起噴出來的……管他的，算心臟好了，我怎麼可能知道惡魔的生理構造呢？總之她把那東西一口吞下，然後很惋惜地說：

「這次的藥水又失敗了……又害死了一個惡魔。」

說著笑了出來。我怎麼覺得她好像因為解決了那個惡魔而挺高興的？



手杖兄很粗魯地在寫字，這點可以從他丟到後面的紙看出端倪。我大致看了一下，發現沒有一張是我看得懂的，但經過比對卻發現每張紙上至少有五成是相同的內容。正在製造第十八張廢紙的手杖兄忽然停了下來。然後開始自言自語。

「……妳是……真的？怎麼可能……恭禧了。……真的？好，我馬上準備。」

他跳了起來，跑去角落的一個背包掏出一大堆東西，然後在床上做起我看不懂的東西。搞了一會兒，他用雜七雜八的東西排出一個魔法陣，然後他說話了：

「我準備好了。……好，開始！」

他又唸起咒來了。唸了一會兒，瑪琳達猝不及防地出現在床上。嚇！就連手杖兄也是一副驚訝的樣子。瑪琳達則露出歉意的微笑。

「妳回來這裡幹什麼？」

瑪琳達噘了噘嘴：

「怎麼？不歡迎我啊？」

手杖兄擺起撲克臉：

「隨便出現在別人床上是不禮貌的。」

「是你帶我進來的啊！」

「是妳要求的！對了，那位……妳的朋友，是誰？她怎麼有辦法突破金夫人的結界？」

「她叫莎莉，是通過金太太特訓的女孩之一。」

然後瑪琳達開始說明經過。

其實當她坐上她父母的車的時候，她就覺得自己再也不會跟這棟房子有任何瓜葛了。不過事情卻不像她想的那樣。

有一天她在回家的路上碰到莎莉。莎莉也很驚訝。她告訴瑪琳達，她覺得在金太太家上課的那段時光就像在另一個世界生活一樣，一點也無法和外面的世界兜在一起。

「……真不敢相信，因為莎莉告訴過我，是她父母要她去金太太那裡學魔法的。可是當她回家後，她父母親卻一句話也沒問起她在金太太家的生活。」

總之兩人聊了一會兒，瑪琳達問起特訓的內容，莎莉卻是死也不肯說，只說那太可怕，她根本不願回想。不過後來瑪琳達表示要用炭烤茄汁豬肉堡和三色蛋捲冰淇淋和她交換時，她還是忍不住答應了。

「……所以她告訴妳了？」

「嗯。」瑪琳達雙手抱膝地縮在床上：「她是吃完才講的，還好我也吃完了。你知道嗎？其實不管是飯前飯後聽都沒關係，就是不能一邊吃一邊聽，不然你會覺得自己的下巴隨時會不見。」

特訓的內容大意是要女孩逐次割下自己身上的某部分，例如大退肌肉啦、手指啦……一次會比一次痛。每次割下來的東西都要丟入鍋裡，然後再喝下那液體，被割下的部分就會再長出來，當然長出來的過程更痛。莎莉說不知道自己是怎麼撐過來的，總之她撐過來了，所以她離開了金太太的房子。

「……古佛先生，莎莉不會有問題吧？她說她現在雖然四肢完好，但總覺得身體裡好像少了什麼。」

「嗯，她不會有事的。金太太把神贈與少女的無瑕生靈取走了，現在在她體內流動的是來自黑暗世界的能量。唯一有影響的就是她不能有信仰，因為她的精神意識已完全朝向黑暗世界了，無法再接受其他的精神來源。」

「那如果她信了某個教的話會怎麼樣？」

「……可能會精神錯亂，發瘋吧。我想是不會的，她現在不會有信教的念頭，怕只怕在有人逼她信教或接受講道之類的，好一點的情況是她體內的魔法力會自

動狙殺他人，壞一點的情況，如果她內心有所掙扎，就會……」

兩人沉默一會兒，瑪琳達笑了笑，繼續說下去。

講完了自己的事後，莎莉問起了瑪琳達的狀況，於是瑪琳達告訴她手杖兄的事，莎莉聽了之後決定幫忙。

「……幫忙？幫什麼忙？」手杖兄不解地問。

「帶你離開這兒啊。」

「那妳進來這裡做什麼？」

「不進來的話怎麼帶你離開？」

我發現這兩人的對話從一開始就很浪費時間耶！像在玩雞同鴉講一樣。瑪琳達很誠懇地說：

「古佛先生，金太太說你已經回不去你原來的地方了，不是嗎？這樣的話，你乾脆就到外面的世界生活好了，不要待在這個小房間裡啦。」

「不行，我不是這個時代的人……時間不像妳想的那麼簡單，跨越時間是很危險的事，在這屋子裡我還可以保持這個模樣，一出去我就知道了。」

「那出去不就知道了？」

手杖兄愕然。要是我的話我也不知道要怎麼接下去。手杖兄伸手摸了摸瑪琳達的耳朵：

「妳還戴著它。」

「對啊，多虧有這只耳環，莎莉才能幫我。她是這麼說的。」

手杖兄站起身，來到大黑洞前。

「妳沒有時光旅行的經驗，所以可能沒辦法了解。……跨越時空的人都會懷念屬於自己的那個時代，不只是因為生活型態的改變，而是時間本來就有一種魔力，牽引著我們的每一絲靈魂。」

「所以，你真的是一千多年前的人囉？」

「妳還是無法相信啊。」

瑪琳達搖搖頭：

「才不是，只是我搞不太懂。如果你是一千多年前的人，那金太太呢？」

「啊，抱歉，我還沒跟妳說吧，讓我從頭說起好了。」

手杖兄清了清喉嚨：

「惡魔告訴我們的方法，就是要替它們收集十二名少女的生靈，交給……」

瑪琳達舉手打斷他的話：

「這個金太太跟我講過了。她說到你們兩人有點爭執，嗯，關於收集生靈的事。聽說你的方法比她的好？」

「嗯……」

手杖兄想了一下，開始新的故事內容。

手杖兄發現不能將完整的生靈直接放入藥水裡，那樣會對服用的人造成危害。不過到底該怎麼分次加入呢？於是他找來了一些少女作他的女僕，順便觀察少女的生靈構造。然後就到了不得不動手的階段了……

「……生靈必須自願。」

所以必須讓少女們自己動手，除去自己的生靈。這可難倒了手杖兄。他費了很大的勁，軟硬兼施之下終於使幾名少女乖乖就範。

「……我嚇唬她們，如果不從就要使用各種手段折磨她們和她們的家人。」

「那蜜糖咧？」

「如果合作的話，我就給她們享不盡的榮華富貴。當時的我是有這個能力的。」

惡魔大搞破壞後，手杖兄已無向惡魔換取力量的想法，偏偏此時艾莉亞跑來找他要配方，也就是加入生靈的方法。手杖兄有點自傲地說：

「我們巫師，最痛恨的就是免費教授自己研發的祕藥及魔法，無論是多親的人。」

總之手杖兄怎樣都不肯透露自己的方法，艾莉亞一氣之下和他決裂了。

「離婚了？」瑪琳達興致勃勃。

「當時沒有離婚這種事。」

簡單的說就是分居嘛，這樣就不用付贍養費了。然後一直到手杖兄死去，兩人都沒有再見過面。

「……可以確定的是，艾莉亞並沒有成功調配出生靈藥水。」

瑪琳達想了想，說：

「所以，懷著怨念的艾莉亞就活了一千多年，變成現在的金太太囉？」

「不，她也死了。」

因為沒有惡魔的魔力，所以艾莉亞還是享盡天年，一命嗚呼。不過她強烈的執念卻隨著她的靈魂進入輪迴，每一次重生在世上時，她艾莉亞的記憶都沒有消失。

「……這是金太太告訴我的，但我比較傾向的解釋是，莉莉亞的靈魂已經變成了一種精神生命體，看到適合的人選便附身上去。」

瑪琳達似乎呆了半响。我也聽得快睡著了，這故事好長好亂啊。跨越了一千年之久的故事，只是一個女人對權力與生命的渴望。瑪琳達勉強打起精神：

「那……你……。所以，金太太爲了要知道方法，就把你從一千年前帶到現代，是嗎？」

「沒錯，就是這樣。」



「我不曉得你在堅持什麼。」金太太說。

手杖兄很平靜：

「之前我確實也不知道。倉促的時間轉移，我根本沒時間思考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世界已經改變了。我只知道，任何一項法術都是很珍貴的，絕不能輕易讓人學去。」

「不過，現在我想通了。我不應該讓妳得到力量。像妳這種惡婆娘如果統治世界，無論哪個時代的人都不會認同的。」

「你說什麼！」

金太太一巴掌打過去，手杖兄不閃不避，那個巴掌卻在打到之前硬生生地收了回去。金太太嘆了口氣：

「你真的很笨。空有淵博的學識和強大的魔力，卻笨的可以。」

「……惡魔何嘗不想統治世界？它們擁有媲美神的力量和不死的生命，它們無法統治世界的原因就是因為有神在阻撓。神無法坐視惡魔搶走自己的僕人，那麼你想想，神會容忍自己的僕人起來反抗自己嗎？」

兩人的對話發生在一間我非常陌生的房間。這裡是三樓的某個房間，在那間大鍋的房間的隔壁的隔壁的對面。為什麼要這樣說呢？因為我實在不能肯定再過去的那個東西到底是不是窗戶。按照這屋子的格局來看應該是一扇很大的落地窗沒錯，但理在那裡卻是一大片盤根錯節的樹根。反正，我不能否定後面有一扇落地窗的可能性啊。

三樓始終瀰漫著一股惡臭，在房間裡是比較小，但還是有，不過那三人好像沒聞到似的。我不知道他們是怎麼進來的。是走外面的樓梯嗎？

當時手杖兄與瑪琳達聊的起勁，連金太太開門鎖的聲音都沒注意到。當然金太太不是因為知道瑪琳達在這兒而趕來的，只不過現在是她例行的罵人時間罷了，所以她看到房裡的兩人時也委實嚇了一跳。金太太冷冷地說：

「小瑪，妳不該回來的。」

瑪琳達跳下床，跑到金太太的面前，拉起她的手說：

「金太太，不要再做這種事了，好不好？」

「這不干妳的事。」

「是不干我的事沒錯，可是警察叔叔們好像對這種做法有意見耶。」

金太太臉色大變，她抓住瑪琳達的肩膀：

「妳去報警？天啊，妳是怎麼跟警察說的？我不在乎別人對我有什麼想法，但我可不容許任何人誹謗我！」

瑪琳達掙脫金太太的手，俏皮地一笑：

「開玩笑的啦。不過如果妳再不放古佛先生走的話，我就真的要去找警察叔叔囉！」

「我說過，他已經回不去了。妳什麼都不懂，別來攪局。」

瑪琳達居然沒回嘴？原來她以經整個人軟趴趴地癱在地上了。那姿勢真不優雅。手杖兄忙道：

「不要傷害她。」

「我怎麼會傷害她呢？你想太多了。跟我來。」

金太太抱起瑪琳達，直接走了出去。手杖兄過了一會兒才跟過去。真奇怪，金太太竟然准他出房門了？我也跟過去，沒想到才一出房門，走廊上已經不見三人的蹤影。

金太太有點精神不濟地說：

「不要再跟我作對了好嗎？我已經害死五隻惡魔了，撒旦很不高興。它說如果下次再失敗，就會給我很嚴厲的懲罰。」

「那就放棄吧，別再做這愚蠢的事了。」

「不！我偏要做！你這窩囊的男人，明明可以得到力量偏不要……」

「現在的我不行！」

手杖兄的氣勢不錯，但金太太一點也沒被嚇到。她語帶戲虐地說：

「哼，對啊，而且當然不是因為什麼跨越時空的鬼理由，而是你不忍心看到女孩子們的細皮嫩肉遭到摧殘，說白一點就是你只不過是個色老頭罷了，有色無膽。」

「……古佛先生不是這樣的人吧！」

一直在一旁昏睡的瑪琳達坐了起來。金太太敲了一下桌子：

「我管他是哪種人。只要妨礙我的人全都是爛人！不過，妳怎麼會那麼早就醒過來呢？」

「我也不知道。」

看來他們有開始閒話家常的跡象，這是不是代表這裡已經沒什麼好看的了呢？所幸金太太轉向手杖兄：

「你快告訴我正確的獻祭生靈方法。」

說完桌上還立刻出現了紙和筆。

「不要。」

「……不然我就叫瑪琳達·魏斯理從這裡走出去！」

啥？瑪琳達大惑不解地看著金太太，我則是立刻想到珍的死狀。手杖兄忍著怒意：

「……妳說過不會傷害她的。」

「我可沒有說話算話的習慣。」

手杖兄真的會屈服在金太太的威脅之下嗎？如果這是連續劇的話，此時畫面右下角就會出現「待續」兩字了，那樣我也可以去和同伴們好好討論一下劇情。可惜這不是。

手杖兄屈服了。他提筆開始寫一連串文字。他一寫完金太太就一把抓起紙來看，一邊說：

「如果你這次再騙我的話，我不會饒你的。」

手杖兄一派悠閒地說：

「我還怕妳什麼呢？」

金太太站起來，笑得賊賊的：

「我不知道。或許再找個可愛的小丫頭來讓你迷得死去活來怎麼樣？」

金太太一定是看太多電視了。照我看來手杖兄和瑪琳達作父女比較合適吧！疑，瑪琳達一瞬間紅了臉是怎麼回事？不過那張紅臉又一下子不見了。哇，莎莉真了不起，這次三個人都被她變不見了。可是又是為什麼呢？

等待隱形人現身的過程真無聊，我不幹了。我離開這間房。



「……拜託啦，莎莉，妳再幫我一次嘛。……怎麼會呢？金太太人很好的。……不要那麼膽小好不好？……真的？太好了，那他們付妳多少？……太少了，妳應該……啊，不對不對，我現在在談一件很嚴重的事耶！」

再怎麼嚴重的事，交給妳應該都會變成無關緊要的小事吧。總之兩個女孩彼此打岔，把一件簡單的事搞得拖拖拉拉。還好她們不是在講電話，不然電話費一定沒有人願意付。

瑪琳達現在不在她本來的房間，而是一間新的房間。金太太說在她收集完生靈前必須委屈她在此待一陣子。對她來說似乎是沒差，不過我卻很不習慣。縫隙的位置全換了，本來熟悉的柏木桌架不見了，變成便宜的三夾板，爬起來的感覺很不舒服。這房間也沒有蝴蝶花紋的壁紙。

從兩人的言談中我得知那天不是莎莉對三人施展了隱形術，而是金太太自己把三人變走了。本來金太太是打算把手杖兄和瑪琳達都丟在那間自閉室裡的，但手杖兄卻要求讓他自己一人靜一靜，瑪琳達則在聽到自己的那間房已經住了別人後抗議起來。總之，金太太總算擺平了意見很多的兩人，得以回到自己的房間好好思索接下來要怎麼做。

「……為什麼沒辦法？我不就可以？……我也有這種想法耶，不過妳也會這樣想倒讓我滿驚訝的。不過還是不要啦！驚察叔叔聽說都很壞的，這裡又有那麼多女孩子……哎呀，就是那個意思嘛！」

講電話就講電話，手幹嘛一直捧著臉啊？又沒人在看妳。

「……到底要怎樣妳才肯啊？……好啦，這次我請妳吃神戶牛排好不好？……在日本很有名的一種牛排啊，妳不知道？……什麼？怎麼了？莎莉？妳看到什麼了？喂？」

瑪琳達這次反應倒很快，馬上回頭望向房門，但門關的好好的，金太太並沒有擅入。瑪琳達站起來踱步。忽然外面傳來雜蹣的腳步聲，迅速靠近又迅速遠離，一陣又一陣。瑪琳達立刻跑到門前，頭靠著門板聽了聽，然後大力地捶起門來。

「誰麻煩過來幫忙一下！請幫忙！我被困在裡面了！請救救我！」

不過沒人理她。瑪琳達不死心地繼續捶門。忽然門鎖「啪嗒」一聲開了，瑪琳達想也不想就衝出去，然後發出了「咚」的一聲。疑？人類怎麼發得出那種聲音？

我跟過去一看，發現她和凡妮絲滾跌在一起。

「……瑪琳達？真的是妳！難怪我覺得那聲音好耳熟。妳回來啦？」

瑪琳達一邊站起來一邊微笑：

「……嗯，對啊，想妳們嘛。」

三個女孩跑了過來，其中一個說：

「凡妮絲……瑪琳達？不管了，金太太說有緊急的事要叫大家過去，妳知不知道？瑪琳達，妳也要一起來嗎？」

瑪琳達微笑著搖搖頭：

「不了，妳們快去吧……祝好運。」

四個女孩有些詫異地望著她一會兒，然後就跑走了。瑪琳達跑向相反的路，我則是跟在那四個女孩後面。金太太那邊似乎比較有趣。



女孩們在烏鴉食道裡排排坐好，金太太在烏鴉食道前看著一張紙，她的身邊有一個豆人。總之現在沒有人理我，所以我得以好好觀察一下，發現可以躲在蝙蝠標本後面，這裡的視野不錯，而且不太會被女孩們看到。

金太太清了清喉嚨，說：

「淑女們，妳們都知道這段學業的最終課程是一個特訓吧？不過應該沒有人知道特訓的內容是什麼吧！別擔心，我現在就來公佈答案。

「特訓的目的是要訓練各位大無畏的精神。對於巫師來說，精神的強弱遠比肉體來的重要，不過肉體卻是施法的媒介，因此精神和肉體的強弱是息息相關的。會使精神弱化最常見的因素就是肉體的疼痛，身體的病痛甚至可能剝奪一個人的生存意志，不過也有人能克服身體病痛造成的影響，創造出不凡的成就。各位在學校指定的課外讀物中都看過很多了，我就不再贅述。

「我們的特訓就是要訓練各位對於疼痛的忍耐力，以及對已知的恐懼的抵抗力。未知的恐懼其實是沒什麼好克服的，因為不知道所以妳當然拿不出方法對付。不過如果恐懼已知還害怕的話就太說不過去了，對吧？所以各位的特訓就類似這樣……」

金太太拿起一把刀，然後像削蘋果一般地切向自己的手臂肌肉。刀子直接通過她的手臂，而豆人手上的一大片豆子則無聲地滑落。

「……當然，實際特訓時是沒有豆人的。妳們必須按照一定的程序，將自己的身體一部分、一部分的切下來，不過不用擔心，切下來的部分會立刻長出來的。

「經過了這個特訓，以後妳們無論碰到怎樣的逆境，相信都可以順利克服的。因為妳們不僅擁有魔法，還擁有別人沒有的勇氣，和面對問題的行動力。」

真的有那麼好嗎？她是不是漏了什麼沒說啊？我想了想，好像沒有。不過女孩們若有所悟的點點頭，顯然她們還挺相信金太太的話的。

「……各位的表現都是一流的，比前幾屆的女孩們都還有要優秀許多。這實在讓我很傷腦筋。本來特訓必須一個一個來，現在我決定讓十二個女孩同時進行！」

「耶！」

女孩子的歡呼聲其實也不輸男孩子嘛，一樣很吵。金太太又說了：

「為了避免有人說我不公平，我決定讓各位自己報名。有沒有人要自願的？」

一堆小手紛紛舉起，當然啦，她們又不是軍人，不能要求什麼整齊劃一之類的。金太太點了十二個女孩。欸，等等，這樣不是不公平嗎？到最後還是金太太在選嘛！不過好像沒人在意。

「……好了，這十二位請留下來，其他人可以回房去了。」

女孩們魚貫地走出去。等其他女孩都離開後，金太太手一招，她和十二位女孩又憑空消失了，想也知道是跑去有大鍋子的房間了，不過要走幹嘛不帶我一起走呢？這樣我又要爬過噁心的三樓走廊了。疑，等等，我不一定要去啊！我可以去看看瑪琳達和手杖兄在幹什麼嘛。

正這樣想著，瑪琳達打開門，還不住喘著氣，看來她是用跑的。

「……慢了一步……呼、呼……」

手杖兄好像沒跟來的樣子。瑪琳達還在喘。

「……三樓。……你說什麼？……不行！你快點想個辦法嘛！呼……疑？……莎莉！……妳說什麼？……等等，我馬上到！」

說完又匆匆忙忙跑走了，發生什麼事了？我決定先去手杖兄的房間瞧瞧。

……不在。手杖兄的房間沒有人。門是開著的。



結果我變成了最晚到的一個。

這場面還真熱鬧啊！一個大鍋裝了滿滿的柑橙色液體，不住地冒著泡；一群女孩子淚眼汪汪地割著自己的身體，喝著鍋裡的液體；旁邊是一付勝利姿態的金太太，然後房間的另一個角落是手杖兄和瑪琳達。手杖兄又穿上那件久違的赤紅色長袍了，神情相當嚴肅。這不是只會出現在電視上的畫面嗎？而且這個畫面通常意味著故事快結束了。想到此便忽然覺得一陣淒涼。

金太太說：

「就算那隻鳥回來了又怎樣？我已經不在乎了。」

手杖兄似乎身體有點不適，講起話來乾乾澀澀的：

「在時光通道開啓前，命運之鳥的存在對妳有利。但時光通道開啓後，命運之鳥的存在反而對我有利。我的力量回來了。」

「回來了？哼，看看你那付行將就木的可憐樣。」

瑪琳達大叫：

「不可以啊，各位，這樣金太太就要統治世界了！快停下來！」

「沒有用的。」

金太太舉起手。她手中有一團光球。

「她們單純的意識已經被我封印起來了，現在她們將憑著這股意念做到最後，絕不會停下來的！怎麼樣，伊西斯的手杖？你想不到還有這招吧？」

手杖兄用手撐著桌子才能使自己不倒下來：

「……一千年來妳改變了不少。」

金太太淡淡地說：

「如果你也掙扎著在生死間浮沉了一千年，只爲了完成一個心願，相信你也會有所改變的。」

她換上了嚴峻的口氣：

「回去吧！時光隧道已經開啓，命運之鳥重臨，以你的力量是可以回到你的時間的！回去吧！然後慢慢等死……我順便告訴你好了。那個時間的一個月後你就會死，死因就留給你去猜吧！洩漏天機雖然會觸怒神，但我也不在乎了。」

「不！」

手杖兄伸出了一隻手，做出捏抓的動作。但他卻沒抓到什麼東西，反而讓自己的手臂呈現被扭彎的姿勢。然後就「啪」的一聲斷了。原來手臂被拆斷會發出那種聲音啊！

「古佛先生……痛嗎？」

手杖兄看來是痛到頭都懶得點了。金太太漠然地看著一切，手杖兄則用堅決的眼神回望。他真的那麼想阻止金太太嗎？阻止她的方法應該很簡單吧，就是把那個光球打破就好了。我想就連瑪琳達也看得出來。果然，瑪琳達有些喪失理智地喊著：

「莎莉……還是誰，隨便誰都好啦！快幫幫忙把那光球打破吧！」

她才剛說完，我心裡的聲音就冒出說：「快去打破那光球吧！」

喂！等等！金太太起碼有五呎高，她的手距離地面也至少四呎高耶！我怎麼可能搆得到？

心裡的聲音居然回答我了：

「飛啊！」

喔，對啊，我忘了我還能飛。我是刻意忘記的。

忘了是幾年前的事，記得我那時第一次學會飛，興高采烈地在屋子裡翱翔，底下是一群孩子在尖叫，那感覺真的很好。然後厄運就來了，殺蟲劑、書、鍋鏟齊飛，全部對準我砸過來。我很幸運地只被兩本筆記本砸到以及吸了一堆殺蟲藥，在巢裡休養了兩個月才好起來。自此我體認到了人類看到我們飛翔時殺意會倍增的事實，於是告訴自己再也不要飛了。現在要我打破自己的戒律嗎？

「……完成了。」

金太太輕輕地把手放開，光球化爲十二道流光流入女孩們的體內。她們愣愣地看著金太太。瑪琳達與手杖兄也呆呆地看著，手杖兄嘆了口氣。金太太高舉雙手，用我聽過最宏亮的聲音大聲唸起咒語。房間漸漸變暗了，我聽到手杖兄喃喃地說：

「不應該……召喚撒旦的。」

房間真的變得好黑喔！本來頭上吊著一根二百二十瓦的日光燈，還可以照亮整個房間，現在那燈亮度已經快降爲零了。反而是那鍋液體自己發出明亮溫和的光線，照亮附近的人的臉。

黑暗中似乎有個東西，但我看不清楚。金太太以恭敬的態度說：

「讓您久等了，偉大的撒旦啊，您無上的魔力欺壓著世上的人們，每個人都因為顫慄而雀悅不已。今天，就讓我們來完成這一千多年來的約定吧！請您接受低下的人類獻上的禮物，並賜與您新的子民嶄新的力量吧！」

看來惡魔老大和它的部下不同，喜歡搞排場。黑暗中似乎有股更黑的東西伸了過來，緩緩插入液體中。

突然手杖兄大吼一聲，手指向前，向黑暗中射出了很強烈的一股光線。光線一接觸到黑暗立刻產生大爆炸，搞得女孩們驚叫連連，房間裡頓時煙塵瀰漫，什麼也看不見。我只好先到細縫裡避避風頭。

過了一會兒，等塵埃落得差不多後，我回到房裡。疑？好像沒什麼改變嘛，只是天花板有幾處壞掉了而已。女孩們呆坐在地上，瑪琳達在一旁搖著倒在地上的手杖兄，金太太有些吃驚地看著這一幕，而惡魔老大還是一片黑。黑暗的東西再次伸向液體。

這時心裡的聲音說了：「去阻止它吧！」

好啊，去就去嘛，我連方法都想好了。上面那盞燈已經搖搖欲墜了，只要再加把勁它就會掉下來，正好砸中鍋子和惡魔的黑色玩意兒。從現場來看能這麼做的就只有我了。

如果你問我為什麼要這麼做，我會像電視上說的一樣回答你：我是永遠的無名英雄！

我飛向日光燈。



疑，這是哪兒啊？地獄應該不是長成這樣吧？

這裡有三人合坐的長書桌，還有黑板、水桶、好幾雙名牌球鞋和狐臭。另外，還有瑪琳達。看來我大概是隨著瑪琳達一起到天國了。

其實我並沒打算犧牲的。開玩笑，我會飛耶！我只要把日光燈弄斷，再輕輕鬆鬆地飛走就好了，就像吃飯一樣容易。只是沒想到翅膀突然失靈，我就隨著日光燈一起摔下去了。我只記得有一聲巨響，然後就什麼也不記得了。

喔，不對。我記得金太太的一句話。那句話沒什麼特別的語調，但我卻印象深刻。那句話是：

「你真的很笨……我根本不想統治什麼世界，我追求永生的目的，只是爲了……爲了和你……」

到現在我還是不了解其中的涵意。

瑪琳達正在寫些什麼。我想看！我想看！我想看！

我爬……疑，不用爬耶，我突然就近的可以看清楚紙上的每一個字了。她寫道：

「……的錯」，然後惡龍就開始侵犯公主。王子在一旁很焦急，不知道該怎麼辦。他一抬頭，看到了上方的鐘乳石，突然靈光一閃。

「於是他舉起了仙女贈送的魔法弓箭，拉滿弓朝鐘乳石用力一射，鐘乳石應聲斷裂，砸在惡龍的頭上。王子趁此之際衝上前，用魔法劍刺死了惡龍，順利解救了公主。從此兩人就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完)」

喂……喂喂！等等！這根本就是抄襲我的創意嘛！我要告妳侵害著作權！

不過瑪琳達可管不了那麼多，高高興興地把作文紙交上去就跑出去玩了。這丫頭……

我逐漸了解這是瑪琳達的學校，而我現在是靈魂狀態，但為什麼我非得以靈魂狀態留在這裡不可呢？

無聊的一天終於度過，瑪琳達放學了，我跟過去。等在那裡的是莎莉，她們兩人現在並肩走著。

「……這樣啊。」

「金太太沒有用魔法對付警察叔叔耶。她很爽快地表示自己是虐代狂，加上有一堆女孩指證歷歷，所以她就被警察叔叔帶走了。這樣也好，因為有一個警察叔叔長的滿帥的，實在不希望看到他受傷。」

「那，那位巫師呢？」

「他……」

瑪琳達不僅嘴巴停了下來，腳步也停了下來。

「……他回去了。我相信他回去了，因為他的……身體，不見了。」

「……噢。」

兩人沉默了一會兒，總算又繼續走了。

「最後你們是怎麼打敗那個……撒旦的呢？」

「是日光燈管忽然摔下來，砸中鍋子，正在……不曉得幹什麼的惡魔突然發出很可怕的聲音，然後就……」

她們走進了一間速食店。瑪琳達點了一塊炸雞、一個起士漢堡夾蛋和一杯奶昔；莎莉則點了一塊小比薩和南瓜派，還有一杯可樂。我忽然感到義憤填膺。

居然沒有提到我！也不想想是誰的幫忙妳才能坐在這兒吃漢堡的！

……看來我果然不適合當無名英雄。

瑪琳達邊吃邊說：

「妳知道嗎？那是一隻蟑螂做的耶，我看到了。」

我的眼前忽然出現一絲亮光。

「真的？」

「真的。我看到了，一個黑影，一個我怕到絕對不會認錯的黑影就這樣飛到日光燈上，然後日光燈就掉下來了。真的。」

「哇……真了不起！」

瑪琳達開心一笑，我也樂的飄飄然。瑪琳達說：

「我想起金太太跟我說過的話。現在想想，蟑螂真的是滿美的動物呢！」

兩個從她們身邊經過的小孩露出嫌惡的表情快步離開，其中一個還朝瑪琳達吐了吐舌頭，瑪琳達也不甘示弱地吐回去。莎莉忽然指著瑪琳達的耳朵：

「這個耳環還在！」

瑪琳達伸手摸了摸，笑了：

「不只這個喔。」

她從口袋掏出幾枚銀幣。

「這是從金太太家拿來的。非常有記念價值。」

莎莉苦笑了一下：

「只有我，什麼也沒拿。金太太把我教導成守規矩的好女孩。」

「妳有魔法啊！妳還會用魔法，對吧？」

莎莉神祕地笑了笑，欲言又止。她還是忍不住說了：

「不只我，還有其他的女孩也都會啊，我會看時機用的。」

兩人接著聊起了學校裡的事。奇怪？我怎麼覺得自己愈飄愈高了？我看不清她們的臉了。啊，一定是因為那句讚美吧。

再見了，兩位女孩。再見了，手杖兄。再見了，這個世界。再見了，金太太。
疑，我好像忘了什麼？

喔，對了。

再見了，親愛的同伴們。你們得搬新家了。

（全文完）